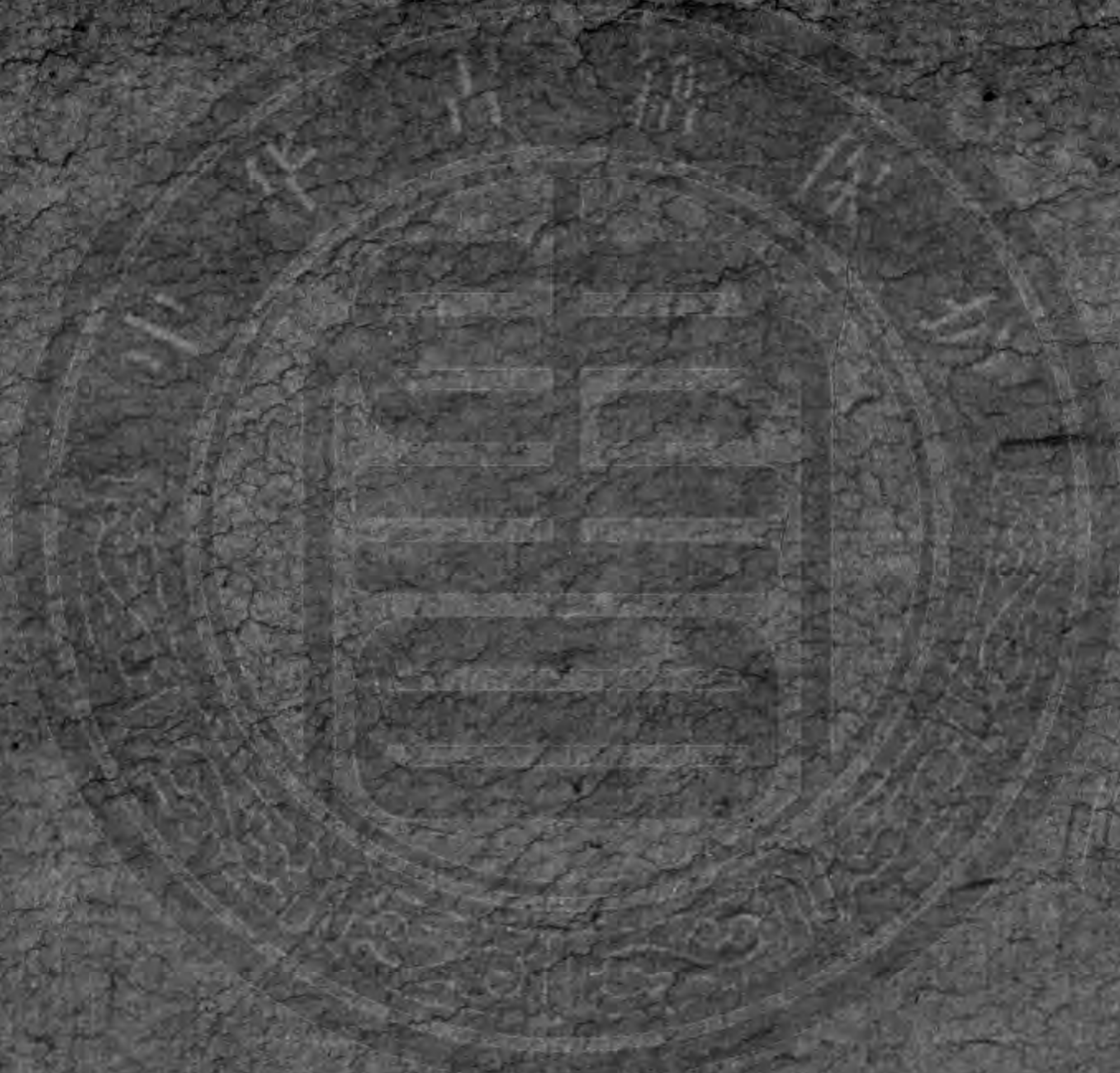


8





舊業堂集卷之七

吳陵凌儒真卿甫著

甥 袁懋貞居易甫選

曾孫凌國均用中甫訂

文 序二十二首 記八首

贈大叅春所龔公擢河南方伯序

人有恒言監司民牧殊體寬嚴異用民牧以恩勝監  
司以法勝斯父母神明之說也似也余觀之天嘘而  
溫風洒而甘雨人咸狎而愛之乃如烈日爍空轟雷  
擊石人將惴惴焉走而避之不暇何也仁可親義難



比也天道且然况人哉故使監司者操一切之法傲  
然人上競爲鉤距恣爾憑陵吾見胡越起於衽席咫尺  
隔而千里糾之愈急文之益堅惡能訢訢然使吏  
與民披腹心攄情素一體相成哉然太剛則折太柔  
則廢參和謂中狗拘孿之見者必棄此崇彼抱一曲  
之能者又執已非人凡夫海內擔人之爵析人之圭  
其持衡者亦鮮矣嗟夫誠不足而才難古道寢衰洪  
猷未鬯無恠也春所龔公以藩叅兵備吾海上其人  
盖居然長者三年間島夷屏熄桴鼓不鳴五兵胥飭

之效可見於茲矣而其不妄取不妄費釐冗食釐冗  
兵是猶曰百善中介然一節云爾乃其大者官府不  
設睥睨不立推赤心置人腹中俾賢愚畢效其用諸  
所措注一意撫民是故辨疑獄以雪民冤禁僞錢以  
銷民變謹河防以蕃民稼乞賑貸以療民饑太抵以  
父母之心行神明之政謂公剛不折而柔不廢也豈  
不可哉余聞之仲尼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謂變幻  
不可窮也今觀老氏亦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齒敝  
舌存迺其立教之義是伯陽所垂世不朽非大巧若



拙一以柔道勝耶春所公性貌寬和爲溫風爲甘雨  
叩其中則均若平衡洞若懸鑑間嘗聞論吏曰某某  
賢聞論民曰某某良卽閭閻纖悉細微不事吹求毛  
髮無所爽失人亦不謂非烈日轟雷蝶而玩之譬之  
抵鵲在璞不顯晶英而瑩然之光莫掩龍泉在匣涵  
其芒刃而凜然之色難犯夫抒其渾厚發之精明斯  
所謂章章卓犖若是余固竊嘆曰春所公亦伯陽哉  
其爲龍可伏而窺矣俗吏所嘗習不能破觚故所張  
施亦彋彋凡陋孰與公天覆地載日照月臨並施之

爲得哉古之馭吏少廣漢多次公戢兵樂子儀憚光  
弼觀史冊取與較然論治者可繹思矣雖然余有慨  
焉匹夫匹婦弗忍有傷公心也頃者錢法不行大都  
白晝愚民標奪致陷重辟者數十人公且無可奈何  
胥災蠲賦捄一方倒懸公心也頃者撫臣重國儲  
申章停閣致主恩浩蕩魚鱉之鄉獨不被沾濡公  
且無可奈何高寶河隄金湯勿壞公心也頃者靈雨  
浹旬諸隄四潰致興泰數百里良苗一望巨津所至  
哭聲撼野公且無可奈何然亦不遑寧處而其心已



士附民戴之矣今以碩望偉豎擢河南右轄行且開  
府重鎮爲 朝廷巡撫大臣所謂無可奈何胥得伸  
縮由已懸知不委於天豐澤湛恩將必大闡綏猷獲  
如所願余且日旰而望之矣余懶慢妨俗辱公不以  
爲不肖眷然優禮余於衆中德公最厚知公最深故  
因州大夫吳君之乞言而樂爲之揚推也於是乎書

送憲使後川傅公擢順天丞序

聖天子御宇之五年治屬休明位先表則時少京兆  
缺銓衡簡其人以我公名上之 天子曰俞命下淮

揚徒御黎氓蹠然奔走鄉大夫士則喜愕交集喜者  
慶登仙之選愕者惜保障之一旦撤吾海上也公將  
治裝以行州師生倪晉明暨劉岩唐洪慶輩謀以謝  
數年鎔鑄之雅乞言于予予素不能工古文詞然卒  
不獲辭也乃作而言曰京兆古內史之職畿甸之事  
中都之訟獄皆受而聽焉少京兆則尤任之要且劇  
者選皆人望垂示四方明興叙望叙資擢多臺諫間  
以藩臬補者百之二三耳公以數千里干城之臣遠  
在遐方輒膺輦轂具瞻之命豈以黃霸嘗守淮陰治



行爲天下第一所以簡在 帝心者固有日歟抑京師根本重地必得山望如公者以彈壓之而後可也夫駉驥行千里不可以服鹽車牛鼎百千鈞不足以資饗殮之用何則其所挾者大小固有不能焉耳孰如大靡不勝小罔弗宜一舉而兼之者尤爲無憾耶公其人也公由進士起家縣令展轉郎署間出補刺史秩滿遷憲臬因以兵備淮揚本末有餘謀許鑒遠所歷善狀予不能各各殫述獨三年間耳目之所覩記簡賦治財五兵咸戢壯猷先聲能使長江巨海烟

熄波澄趨悍虓豁之徒根蟠橫截於墟里川塗者驅除殆盡其於武備飭然振舉矣他如蘇里甲均徭役清虛糧釐浮費散穀賑饑開堤注水殷憂纏結乎眉睫而湛恩汪濊於肌髓者橫被無窮又其大者排徐邳泛漲之衝流通南北貨財之孔道斬木樹本畚土固防義秉在丹身先衆旅凡四越月而事竣環水居民獲免爲魚然苦辛備嘗玄髮頽然一變成白矣此其勤勞赫著之績百世且有賴焉公之蒞政大都能巨能細之綱之紀卽劬勩盤錯應之從容而惴惴小



心則日周巡於几席之地至守身別嫌明微介如處  
子雖有吹毛之智安所指其一疵方且視爲尋常無  
毫髮矜矜自鳴之色公之大體植立衆長必張世固  
鮮儷也卽駮驥牛鼎所不能兼者公其有之亦何施  
之不宜耶夫利如龍淵斯於斷割乃可與議公自此  
揚已試之廉威宣芳猷之洪鬯將見神明摘發桴鼓  
稀鳴赫然流聲當與趙張爭榮青史矣雖然千里之  
足期遠騁千鈞之任匪虛受以公素所蓄積一少京  
兆固不足以展其底蘊安知非籍是爲階將開府於  
鉅鎮而剽繁治劇有十倍於此者乎又安知不以剽  
治之聲所至輒成自京兆而擢以爲相因以膏澤遠  
潤於江淮者乎是公之事而予子民之望也亦師生  
繾綣拜別之情也

贈郡伯虞紹東公入覲序

萬曆 御宇之七年爲天下入覲之期 聖天子將  
坐明堂朝諸侯大計羣吏循古黜陟幽明之典期保  
艾黎元寧謐疆徼垂豐鎬之治於億萬載勿使失墜  
制甚憚矣吾維揚使君紹東虞公按禁例方歌驪駒



垂橐而行同寅月川韓君中山丘君湯溪王君龍南  
范君相與謀所以贈而郭君順菴者造于廬乞一言  
以華其行予重諸公祖之委弗獲辭乃颺言曰今之  
太守古之諸侯秩居二千石民風吏治咸有所隸貪  
廉汚隆之準繫焉身先之則從且理維揚財貨甲他  
省郡津當南北星使如雲所需少弗稱輒眦睚長短  
其所隸州縣相距千里編氓馴頑何啻數十萬屬吏  
之工者拙者又趣尚各懷其心于此欲塞睥睨之私  
奏奠安之績盖亦難矣予嘗竊記往者下之染指濡

首幾自墮落上之矜矜飾廉隅武健嚴酷曰匪是惡  
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已夫在昔稱  
循良漢爲盛而太史公傳循吏則叔敖而下數人而  
止今概其中又寔以一二事不相兼能焉非夫吏道  
之難歟公以 天子黃門遴蒞茲土守非出於一麾  
材早成乎百鍊其振衣崇岡濯足清流勿論已而其  
破官府降巉絕居上臨下悉撫以寬和卽劬叢筮  
中未嘗見乖豎倨鶩之色所謂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暖之如春古稱長者公之謂矣予讀班氏書見論漢



黃霸之治潁川一任寬和以禮義條教爲喻無所事  
搏擊霸固一代之良也方之公齊軌哉齊軌哉然火  
烈人畏水懦人玩相濟不偏者蓋鮮公寬而有制和  
而罔狎卽聲色不動而隨所注措若振槁然自簿書  
筦庫以至治兵疏河靡不日就綱紀尤雅意造士建  
塔以崇風水修祠以禮文昌凡爲右文計者特至且  
商賈輻輳紛奢多盜之地三載間四境晏然墟有寧  
犬關無暴客百廢舉而度貞公殆渾厚精明兼之耶  
予嘗濫竽直指行部金華金華公之鄉也沿溪入境

遂登山涉川觀其窈窕者曲折峻拔者陵厲因知士  
生其間圓多辯慧方多峭直固地產宜然若公者秉  
中履和斲雕敦朴則又胤毓於山川之靈非風氣可  
得而囿者公聞秩滿薦揚膏澤洽旬宣忠信孚交際  
立德不器茹美而章君子曰斌斌乎紹東品中全才  
也直良二千石云爾哉 明朝計吏懿典不獨窮誅  
不肖尤於卓犖者立異等有 欽宴之寵焉蓋旌賢  
也公之此行揚州治行且居第一裒然專城之先爲  
淮海生色天漿醉飽寵冠一時二三同寅載錫之光



矣顧瀟海之濱千里士民相視駭愕重以惜瞻依之  
去復懼留中能無借寇之思乎甘棠之蔭長而方齊  
五袴之謠兩岐之歌入耳未饜露冕行春野人懷惠  
在仁人自眷然不捨去也矧久任之令象魏方新卽  
其地增顯秩焉固近事可睹者此一方之私也天下  
之公也儒也日盱而望之矣

蕭抑堂公善俗錄序

化不易更也習成之謂俗鼓舞之謂風範圍之謂約  
是故俗有善惡政有沿革長民者必掃而更之風也

約也凡以牖民之良也民心本然之良以無物我無  
崇卑無古今感之卽通扇之卽動標立而帖然以趨  
是故法不可易申之可也善有可師廣之可也嗟夫  
自吏道壞民俗訛斯義不講也久矣蕭侯守秦之八  
月加意善俗梓錄以行斯錄也述而不作者也侯鄉  
之先達羅公念菴傳世有譜譜中約族有訓侯得讀  
而藏之茲出其所訓族者準以善俗前有作後有述  
訓族之心與善俗之心一而已矣羅公以昭代文人  
日講聖賢之學駸駸乎已造於醇儒家陽田乃合族



人環居而星處懼其曠禮逸度思以防之也遂以其  
用世之志施之於家首揭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

文解釋其義聖謨洋洋精蘊闡矣因次第其說廣十  
有二條義正詞嚴森然法語具載凡以移羣向爲皇  
極之歸羅公之施於有政如此公蓋本其得之身心  
爲族間表正風之有自非徒然者於是明期會備章  
程俾遠邇親疎拱手一就約束豈顧強之哉孝弟禮  
讓勸善懲惡與夫相恤相保咸人心所自生非其性  
之良乎各有之良導之使從斯不令而行不言而信

故今洪都而上談聚族之美必以吉之羅氏爲門閥  
首稱焉推公之心由一族而一鄉而國而天下庶三  
代之風有興乎公於羅公爲後學來牧茲土慨斯文  
之影響撫薄習之沈淪御史有嚴誨士有體然其欲  
民爲善一念如水之必寒而火之必熱也其軫民而  
爲之驅也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也其約民而範之  
自身也猶規陳不能欺以圓矩陳不能欺以方也乃  
題其訓族一卷更名善俗錄將覃布滷海之墟習而  
行之樹之風聲回其俗尚嗟夫我公淑人之心可撫



卷而窺矣化不易民教匪徇類良心所秉四海萬世  
固有同然安知約立風行海隅之俗不有如陽田之  
美者耶又安知觀法相師海內之俗不有如海陵之  
美者耶訓族善俗良法美意先後同符吾知化益弘  
心益遠矣刻成鄉之長老奉公命委予爲序曩予筮  
仕永豐辱羅公收爲門下士師長之義也今反初服  
齒爲公編氓子弟之分也服義則宜推廣先師遺教  
以示不倍循分則宜仰承父母德意爲鄉人倡又何  
靳於一言也乎

贈都轉運臯渠楊公入覲奏績序

長人者之視寓內元元其心宜無以異也所以軫念  
元元而生全之其計亦宜無以異也然心無異而職  
或異世遂以其職異其心任司牧則右民理鹽筴則  
右竈一切利弊介若秦越然甚則怯縮者拘其故思  
深者虞其他支吾掣肘天下事夫誰任之慶曆間河  
淮破漕捍築無遺策矣獨以分流尾注興泰諸郡邑  
淳弗與洩民無所耕議者求入海故道於丁白二渠  
或謂其邇竈也中持之更數歲不決旣臯渠楊公來



爲都運長蒿自時艱奮然曰害不祛利不興且職守  
有二凡元元皆吾赤子有二哉合刺史蔣公道海上  
炎熇中徧歷諸埤場規圖永利請於臺使者濬車輅  
諸河十餘所以殺其流復丁溪白駒二渠閘以導其  
歸諸凡石畫盡出兩公厝注而公任之尤力昔時肆  
溢倒灌沒廬浸畝者咸底平成人人尸而祝之矣不  
佞家東海正溺中人也故德公爲益深使公一或偏  
於視聽則事債拘彼成說則議阻虞及後言則功隳  
舉諸郡邑之地猶然沮洳諸郡邑之氓猶然魚鱉也

然則臯渠公獨南北兩淮三十餘場之保障已哉公  
起家名進士初試令關中爲良墨綬以高第郎司空  
部部長二賢重之進郡太守爲良二千石比轉運兩  
淮爲 國家計臣提衡利權修潔不染節浮費以裕  
商竈搜伏匿以清出納不爲嚴聲色以厲其屬而屬  
之貪墨者必黜以故見之者盛夏若負霜雪旣就之  
又如勁寒暴春陽也而其宅心之仁持已之廉蒞政  
之公任事之勇有諸薦剡所不能盡述者今年秋九  
月秩滿三載制用奏績適當天下大計戒輿垂橐入



觀 帝庭羣四方藩臬郡邑小大之吏敷陳論述稟  
受 明天子訓敕宴勞退而以三年之課上考功令  
裕邊足國異政殊勲當稱天下最行且非次顯擢不  
得長淹兩淮矣副使聶君某重公之行也走不佞山  
中丐一言以爲祖帳先不佞素德公之深又兼以聶  
君之故似不能已者蓋聶君不佞令永豐時佳士也  
有一日交雅遂不辭而叙之

錢太夫人九十壽序

莊生言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而又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夫彼皆所謂大年  
也而有大而益大者焉蓋登東岱者駐足天門而知  
其有日觀也登西華者瞪目杉檜而知其有蓮華也  
彼其磅礴蜿蜒紆迤盤曲則必有崔巍峻絕薄雲霓  
而干霄漢不可丈尺者矣余小子見大司寇景翁先  
生而知其有太夫人也先生當 今上之七年旣以  
大老八十膺 存問之眷今又六年年八十有五矣  
而先生之太夫人則年九十並以極貴篤老皤然相  
與賁於堂皇之上 一以爲王母 一以爲嬰兒 一以爲



明月一以爲長庚裨海之內衿佩之家無兩焉蓋余小子與先生之子虞佐共年籍嘗客先生所見虞佐事先生朝而問起晝而問膳夕而問寢几杖七豆無所不親旣乃聞先生之就子舍而事太夫人猶虞佐之事先生也又見先生臨虞佐言無疾色無遽訢如陶如其家訓一稟於義方而常有愉穆之象旣乃聞太夫人之就慈闈而臨先生猶先生之臨虞佐也夫福澤壽考其淺者猶可偶而受焉若乃仁孝雖洽泰和之氣鬱於閨帷而格於冥漠者至矣故天祚之以

無彊之釐難老之年旣於其身又於其子旣於其親又於其身卽雲仍而下至於所不知者何人皆若可延而觀竚而饗也由斯以譚大德大年合若左券先生以德壽母而太夫人以德壽先生交相壽者歟蓋鉅公名卿之在寓內繫國脉而其壽命祉福往往與朝廷家相應今上方尊養兩宮永綏純嘏於萬斯年則其下寧詎無耆耇之臣長奉其親於春臺化日之境迓天休而介景貺相爲無極者乎余小子受易益之六二臣道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先生是已晉之六二母道也曰受茲介福於其至  
母太夫人是已人言世當有道之長則白鹿在郊白  
龜在沼彼毛介之屬猶然矜跂而以為希有奉以為  
祥至君臣動色作為聲歌薦之郊廟錯采績畫而以  
夸諸其士庶物瑞乃爾况人瑞也乎哉然則震澤之  
區一氏而有兩瑞焉將熙洽之徵永命之符於是乎  
在是惡可以無著余小子故不揣其不佞而序之夫  
且為天下賀不獨先生太夫人也

贈鄭思亭父母入覲序

三代綦隆之時諸侯之入覲也蓋非徒筐篚玄黃輸  
方物充貢獻已也亦非飾偽崇私賚金帛邀結左右  
苟為聲譽冒榮寵已也要必有所以自信者挈以效  
於天子之庭何也曰吾無所覬覦竭乃心盡乃職而  
已矣為天子布德意惠養元元守其生平而不壞朝  
覲宗遇執此以往是以上孚其忠下吮其澤出守藩  
服入為卿士股肱王室冠冕百僚而勛庸塞天地書  
旂常勒鼎彝蜚聲後世殆無窮殫也已豈不盛哉三  
代以還侯封裂而郡縣之制扞矣於是則有廉能之



吏慈惠之長明善之師如黃次公魯仲康輩咸奮自  
郡守歷叙崇階而勞著當時聲施後世雖不能媲美  
古昔抑亦可以爲次矣是豈有術以獵取之耶良由  
積其行能不壞於已有以效之天子之庭致茲盛焉  
耳我 國家立綱陳紀設官分職其於維持內外之  
制至爲纖悉外官率三年一朝銓司者察其功課殿  
最而加黜陟焉凡郎官諫議臺察之屬往往於課最  
者取足異日果有以自信不壞於已則遍轉高華致  
身樞要所謂名公碩輔亦往往輩出於斯嗟乎幅員

至廣官屬衆多庸猥鄙瑣者或有之而涵光霽之化  
炳炳烺烺卓然自信挈以效之天子之庭者豈乏其  
人哉明年春旦天下吏咸萃 京師遵制也余郡太  
父母鄭侯當偕計以行噫嘻如侯者其有以自信矣  
可以往見天子矣侯之政奉德意而布之郡中也若  
慈母之於子隨喜怒饑寒而爲之足其欲不可一二  
舉而其大致則內盟諸心外恪其職苞苴不入貨賂  
不行堅貞潔白皜然浮於塵壒之表斯則侯之所以  
自信者乎斯則侯之所信挈以效於天子者乎 聖



天子賢宰相虛已以待吾知侯必有所合矣合則從從則遍高華登樞要易易耳勛庸之盛不豫卜於今日哉往歲侯以御史旌異余嘗爲文頌之侯之心余知之久述之備矣茲於是行也鄉之薦紳復以贈言囑余不獲辭則信侯之心有以自信而爲是言或亦信余言之可信信其爲不妄也

賀中陽舒老先生榮封序

國家張設彝典推本所生每叙子勞視秩覃思爰錫寵命斯因忠以隆孝者也人臣稽首自天兢兢皇皇

榮與懼並益用林樹勲業薦致尊人登之巍階斯因孝以作忠者也然制以例妨事緣時偶內臣易外臣難由上橫被易由下累勞難以所難得一旦寶軸金函赫然天獎下九重走千里俾吾親鐵冠繡衣星耀日華翩翩里閭間爲親戚交游光寵猗歟休哉人子得此其心宜何如懽忭者全州中陽舒君與予同官南服淬義和衷殊方兄弟也君之翁以君三載奏滿封如君官吾輩各相矢一言賀之程子曰欽厥職之謂忠顯厥宗之謂孝理無二致事非兩岐明王御



寓欲百司庶府雷動景從輸忠宣猷匪取震耀之權  
曷以鼓舞一世人子式酬昊德欲霑優渥芳馨風烈  
匪厚積勞勩比協成憲亦曷以望上稱明試釐茲洪  
休二者蓋交相待也中陽君韞積六經服膺道術俯  
鑑深於重淵仰窺高乎玄極是故以迅蹕之氣琬琰  
之材奉 勅兵備徐州祇以展事惠以綏衆詰戎治  
河百度犁舉其持衡握鑑尤偉然有古廉鎮之風職  
勞備矣銓部列其狀上之 天子天子嘉之推厥所  
自敷時新命豈不曰獲若經營勤在疆服茂哉惟汝

子獲若啓佑功在庭闈茂哉惟汝父褒之榮之奚靳  
也夫臣賢而賚之自君上有異禮子賢而遡之自父  
下靡遺善洵所謂使臣以禮則士之報禮重語交也  
吾知中陽君沐此湛恩忠愛之心油然而生矣殫竭股  
肱庶幾夙夜何也思悅其親自致恪其君矧乎其忠  
素著也翁佩此湛恩忠愛之心亦油然而生矣拂示鞭  
影要之大賢何也思報其君自致勞其子矧乎其教  
素章也嗣是騰茂實永鴻名鏤玄珪闕紫闥忠日以  
顯孝日以崇是中陽君於父能子於君能臣斐然罔



數大倫在茲舉矣豈世俗冒焉虛銜遙秩云爾哉拜  
命幾何時將十日齋心發鸞龍之文對楊休命行且  
易春官舊服介春酒簇賓筵曳赤橫金與彩衣炳錯  
婆娑堂上予謂絲竹鍾鏞則市里喧闐者爾無以異  
也爲短歌三章獻而侑觴焉首爲中嵩之歌歌曰山  
之靈兮雲蒙其峰朝浮鮮紫暮射殷紅生申有始祝  
漢無終翁服爾登安貞與同再爲長松之歌歌曰松  
之積兮下有虬龍掩映烟月凌厲霜風蒼顏黛色偃  
蓋重重翁服爾盤相羊無窮又爲豐水之歌歌曰水  
之泓兮載地涵空潤枯而華泝北而東揚光清令灑  
澗冲溶翁服爾臨澡浴厥躬歌闕中陽君鞞然蹈舞  
再拜請授之遂書以代琅玕之贈

### 發藻堂集序

詩不易作亦不易言蓋自三百篇後遐哉邈矣代有  
作者言人人殊漢去古未遠獨超玄乘魏閒曠神全  
晉緣情述景漸近靡縟下迨六朝排偶盛渾朴衰風  
雅之遺滴愈遠矣唐興諸君子力制頽波體格旣備  
風致攸存雅韻洋洋悅心怡耳故作者必舉初唐盛



唐爲稱首云夫詩者性術之形風氣之所漸也唐一  
變六朝猶能近古雖諸君子才識邁往力能必至母  
亦時之所尚有固然歟故今觀其冲夷者涵清曠於  
溫醇麗藻者發濃纖於色澤排巧之習黜渾厚之氣  
完要於性術均有所得焉耳世之論詩者往往各隨  
其性之所近高明脫畧之士雅尚清虛一味宗陶韋  
友王孟而博學洽聞呈能競藝者又或委四子於岑  
寂至同枯澁之孟郊噫是各執其一偏者也濃淡兼  
染人之績備清濁合樂工之技全取淡去濃有遺色

矣喜清厭濁有遺音矣故清池之水澄江之月瑩徹  
融朗達者愛之苟持此而穢金玉鄙玄黃是又以山  
澤之癯而嗤巨商大賈之所有者也其不知類孰甚  
焉湛川倪學博先生平生負豪傑之氣文章字學各  
擅其長尤以詩鳴齊魯教成風變之餘諸弟子乃請  
吾泰暨項城鄴下所爲詩校而刻焉刻成章文斗李  
呈華來索予序予曰讀發藻堂詩乃知倪君之所藏  
富矣非所謂淡而不去濃者耶非所謂清而不厭濁  
耶固宜其色靡不備音罔弗全美則愛愛則傳也已



雖然有飄然遐舉奔軼不羈之態李之詩所以神有  
山林旅寓慷慨悲歌之懷杜之詩所以聖以倪君之  
才廓而大之綸而不息將涵乎河漢殊未有涯其詩  
之放逸與沈鬱也宜與李杜並驅矣子辱湛川之愛  
深故于二子之請因以所以論詩者求質焉

郡齋清玩叙

人心所向恒輕重相爲低昂此重則彼輕是故嘗去  
彼取此耽岑寂則厭繁華志山林必忘朝市夫人之  
心亦惡能兩勝而並用之哉故清修之士取足山水

之間斯俗所深嗜而競趨者舉不足以掛其胸臆矣  
蕭侯尊甫翁江藩清修士也平生志耽山水當居鄉  
時往往翱翔青螺白鷺之上恣以爲快今侯迎養茲  
土屏處一室視向所耽慕不獲青鞋布襪片帆短棹  
躡足而登以遊焉至世之所嗜而趨者又非其心之  
所欲環觀窮宇一無以當乎其心能不悵然以思乎  
予旣爲淮海崇源手冊推本翁恩俾翁散帙自嬉乃  
上舍儲子檠輩人爭賡詠復強予倡而詞予知翁素  
所耽慕獨在乎岑寂山水他不與也遂令繪爲禽鳥



舊業堂集 卷之一  
草木凡可以識感怡情者彙以娛翁之目而快乎其  
心嗟夫翁也得攬而觀焉巍巍乎若陟山之巔洋洋  
乎若泳水之涯青螺白鷺之樂一卷舒而宛然如昨  
已因搖筆各題短句見鄙志之所存翁有味乎予言  
其去彼而取此也哉

贈郡侯鄭父母榮膺嘉獎序

州治編海處陋非通都大賈交集之地民生其間者  
率椎魯鮮識不事巧利愛實而惡華易駭而難馴以  
故蒞斯任者亦簡朴不自逞薄威多寬則得之矣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若烹小鮮何者  
貴不擾也治道何常擾之則亂順之則理天下古今  
自然之大勢也雖然未易言也爲治猶爲學然先定  
其志而已矣志之定者無動於聲華不惕於利害非  
浮議游辭所能牽惑吾中有主矣故學可以適道而  
治可以登理不然擾擾焉日營吾聲且利見害則怵  
惟議是從吾不能自爲主亦何所爲而可成乎然真  
實爲學之士與好名之人潔長量短較日以計聲譽  
恣進取之謀殊不若矣然久之未有不著明而道德



宏碩者也真實爲治之吏與近世一切苟且之政較計目前鈞聲譽圖進取亦弗若之矣然久之懋弘鬯之猷樹光大之烈而勛業充塞於無窮其心若曰吾因其俗順其民盡吾心焉而已矣至違背民俗苟以具文書瞿瞿奔走而因得一言之譽吾不忍爲也吾以之決去就焉耳嗚呼此古之知道之士而後能之豈漢唐以下循吏可幾及哉吾父母鄭君受銓寄以蒞吾秦也始見恂恂若儒生學士不妄出一語而有成獲者余心悅曰是吾秦之父母也旣而勤瘁民瘼

撫字有方濶畧於繩削而游心於簡便民有所納完租則已不復苛也州有所用稱事則已不復濫也余又心悅曰是真吾秦之父母也嘗語余曰吾恪吾職殫吾慮而人不我知吾不爲之動也不然吾有去而已噫其定志而適治知道而從政者乎歲春間督河都御史潘公移文褒獎備述其善而州倅某東幕某徵余言以諭之余則自謂少知父母者見其蒞吾秦也無近名無嗜利不惕害不牽議以儒生學士之心盡愛人節用之道朞月政成矣而褒獎適至即使與



世之一切苟且者潔量其所獲亦不過如此之速而已而積久彌彰勛業克塞又豈彼之所敢望哉吾父母亦堅定其志而已矣吾不能以導諛也是爲序

贈大叅春所龔公擢河南右轄序

春所公之被命赴河南也將臥轅江沚垂橐驪駒鄉大夫與屬吏贈之行卽累千百言猶若不足以揚其光發其憤余曰鄉大夫則相與也東南美哉屬吏則相臨也上下交哉美合則契深交形斯義起是故詞之不可以已也乃郡博士及弟子員亦翩翩謁余

願告一言爲譽余追爾而笑曰異哉監司之行屬吏有言已非古矣矧最疎逖如博士弟子員者乎春所公以藩叅奉天子簡書監制一方於所屬賢不肖咸得廉察博士則能糾之舉弟子員則能簡之詘之其所宜施於黌校亦曰導之禮義試之文詞爾已計勢與分則簾遠堂高者也春所公以治兵治河日夕不給缺然二者若體具不相屬然顧師生獨眷眷于其行咨嗟旁皇乞言至再何也豈亦曰故事宜爾哉是往昔之所無也博士吳朝翰等揖而進曰夫人之



惠有萬鍾不爲重一飯不爲輕者此無他緩急殊求與辨也施以萬鍾緩後其期必待其求而後與受者可懷而與者不謂之惠一飯之恩乘人之困先其未發慨然許之則廉耻之所由生也與者弗德受者則弗可忘此孟軻氏之所以卒澤於道而伍員韓信厚嬰於胸者也邑居諸生凡百有五十餘人自河決來併日而食易衣而出者殆十之五指糧膳先稱貸爲一朝一夕計者殆十之八貧至諸生極矣此猶居常然也今年春二月園法不通市肆如洗諸生多有枵

腹啼饑數日不舉火者親戚交游莫相聞問上之所宜軫念宜有加於山澤閭閻之氓者獨一等哉然所謂簾遠堂高欲陳之而未有路龔公遽出贖金八千斤易青錢買民間盜鑄一朝底定遂搜括帑藏遍請之諸部院大舉賑濟首下其牘於有司曰士民之表也阨茲時艱得無有困於薪米者乎亟發贖金人錢之如其數越餘月然後部院題允賑典始行此與矯詔發倉小同而異夫無俟請求則廉耻全當其危急則焚溺濟首先衆庶則禮待隆此在龔公視之亦一



飯之德耳乃諸生得此則何啻萬鐘視之朝翰輩極不肖忝諸生之父兄師長也愛其子弟榮及其父兄師長寧能有胸無心哉此請之所以益堅也余聞之嘆息曰水患魚民錢法變亂賑濟者二難之一解也春所公毅然行之先之俊秀次之鰥寡孤獨又次之種種編民可謂施恩有次第矣然其可鬯而詞者猶有說焉國家養士建設學校輔弼司牧咸取於斯上人者茲地之所出也又烏得以弁髦輕之彼廣廈之內數百人之中所謂污蠖禮義蕩棄法典者容有之

矣其間希聖賢多識國朝典章開口談當時之務動以豪傑自負者豈無其人乎一人焉亦可謂得士矧其人多慕古好義超然上達則下之人固不得以魚目溷美珠上之人又安得因稂莠棄嘉穀也嘗見監司挾簾遠堂高之勢巍然峻絕視其師與生誠若弁髦然間有取於談性命攻文字偶獵時名者幾人待以高等收爲門下士收者悅弗與收者固弗悅之矣此士心之所以不附也春所公之遇學校也不詭言導之禮義相率以空談不越職試之文詞倖取其薄



伎獨以提調之責付之博士吾惟日長之養之優之容之其休其休時與通之其人之賢不賢也才不才也勿論也其所謂溷之如海暖之如春者非耶今夫草木蕃敷造化不擇故雷雨均禽鳥孕育川澤並容故生息備天地之大蓋可見矣春所公以並包爲心斯以兼濟爲量知其施恩之有次第不知其無所擇者不知天地之大者也語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士固宜有以自貴乃其墮落不振將不齒於流俗者毋亦上之人有以賤之歟春所公平居容士臨患恤士謂之能貴士也可朝翰等起而再拜曰不肖輩久知龔公養士今始知龔公貴士請以先生之言贈龔公行俾後來繼公者聞公之風不以疎逃賤之龔公之惠將益休暢矣余曰然遂授之

陳衡野郡侯禱雨有應序

聖天子簡閩郡衡野陳侯蒞秦之三年時驕陽爲祟早禾幾枯侯慮吾民之失所惻然憂之率僚屬諏吉舉典徧禱于山川城隍之神杲日晴空一時陰靄四塞微雨飄忽越兩日輒至滂沱斥鹵之墟膏液流布



而環野編氓舉忻忻然擊壤相慶矣寅僚少山南泉  
諸君子謁余謀紀其盛余作而曰不經巫峽者罔知  
蜀道之艱未涉龍門者烏覩禹功之大余灌園東菑  
日臨阡陌因知疲農望雨爲甚亟而德侯爲甚深也  
敢以不嫺辭遜焉吾觀爲子者饑寒疾苦則必號呼  
父母之前爲父母者見其饑寒疾苦則必衣之食之  
多方崇護之其情至也民有患而望捍于州司長與  
州司長之當爲民捍患也何以異此彼耽耽而居飽  
祿以嬉視民艱若秦越人者重拂民望我侯念民穿

渠灌禾閔閔焉待哺于天不待號呼而爲民請命有  
弗協恭齋心者則指天呼神詬詈之卽父母宏仁曷  
加焉吾又觀殘忍者斲天飾誕者誣天此而不蒙厚  
譴亦幸矣我侯旦夕縞衣十里徒步一言之善天且  
鑒之遂使焦土淤渠汪濊潤澤國賦民生均于是乎  
取贍此非天之公其報乎者侯至仁所以感乎天者  
可知天至公所以應乎人者可知感應通天人協然  
則甘澍淋漓夫豈偶然之故哉于時野人歌頌侯德  
萬畝一心余野人中之一人也遂爲之歌曰雨冥冥



今山側千金難買今一滴沾濡優渥今閩澤微吾侯  
今吾且無食又爲之歌曰水淼淼今天低一勺萬斛  
今珠璣玄旻粒我今蒸黎微吾侯今吾且無衣卒爲  
之歌曰稻青青今將花倉箱慰望今誰嗟萬民安堵  
今海涯微吾侯今吾且無蒙歌成俚語瓦缶同鳴風  
之淮南足爲海陵一大奇矣我侯建鴻業流清風恢  
一割之才收三善之譽其爲吏治景爍者豈片語所  
能揄揚者哉余特志禱雨一事以塞諸君之命如其  
他則俟史筆書之余不贅

贈見吾譚父母入覲序

萬曆己丑歲當天朝覲之期 天子將坐明堂大  
計羣吏之治行黜陟幽明之典先期戊子冬十一月  
州大夫譚侯卜日從羣長王大夫行而其治裝則寂  
乎未有聞也蓋往大夫歲當入覲日坐堂皇營營然  
謀以治其橐裝甚悉無論其鉅細而陸之車輿水之  
舟航也者靡不物物華而新之下至吏胥厨人辦所  
以從行資日喧喧里中蓋十室而九且未寧也以是  
爲故常母惟譚侯行逼旦夕矣而里閭市肆猶然若



罔聞知詢之曰吾俟焉耳再詢之曰吾守吾常聽之  
焉耳嗟夫自吾不及見此蓋五十年乃今得之譚侯  
非空谷足音耶夫人內有所不足然後籍其外有餘  
瘠乎下斯得腴乎上譚侯無是故洒然其行嗟夫侯  
之天定矣侯禔身謹宅心仁蓋居然長者其爲政不  
務小辦事至哲甚毋假提衡尺寸炯然逮其施而行  
之則一意用厚半法而止民有犯原而減之吏有過  
朴而容之終不以暴怒移天性爲已甚至其簡訟薄  
罰捐俸賑饑繕城垣以保障一方思貽百世之利開

濬海口凡所資用金恒出私濟公亡入公成私蓋士  
民曉然諭矣侯善狀非一而其大都則取數廉予數  
約修其實不修其名故所轄院司知侯賢咸目之曰  
循吏然侯自持則恒曰世巧寧拙世利寧鈍吾赫赫  
躡吾聲矣如民弗堪何自臨蒞迄今三載其政之寬  
然與履之皜然如一日嗟夫其爲內有餘而不瘠乎  
下也侯之天定矣復何所藉乎外以腴乎上哉余誠  
不解昔時之考績者挾持大典魚肉其民而其謬相  
語曰是行非重攜不可夫方今聖天子軫念黎氓



歲詔書蠲賑至再而其重貪墨之罰屢下銓部長德  
意至勤自宰輔至百僚人人精白承休共臻熙治而  
山林長老扶杖需之私切謂必不藉此毫毛致苦天  
下吏爲也卽交際有不可廢者亦百金而饒余嘗試  
爲令其狀乃今倍八九焉母亦陽借公以文之而陰  
以益其私耶余重爲世道慨矣語曰士有百善惟廉  
爲最士有百惡惟貪爲最侯服善而能擇其最也旣  
皎皎爲廉以肖海內賢者矣茲復垂橐以往一須知  
方冊外無加焉侯於予衷蓋有深契哉行當趨走玉  
階發舒其氣免冠復有聞考功吏首上其名 天子  
嘉之待爲異等賜宴大官知非他人必譚侯也鄉中  
於大夫贈言之典久廢余老辱侯知復重侯遂不諱  
不文爲俚言一卷納之行李嗟夫侯囊固輕也載予  
言不亦僞重乎哉

壽江怡泉七十序

夫草木禽鳥之微含生逞態光澤充盈則必托豐林  
濱飮壤孕厚毓深有以成羽毛膚格之美蓋所畜者  
異而所產自奇物固然爾矧長江淵海崇山浚川晶



靈溶洩不啻一水一石之詭激則其磅礴浩蕩森沈  
清淑之氣所以鍾乎人而發其奇者豈徒然哉是故  
上必有瑰瑋之材陳之宗廟明堂于以蕃宣丞弼不  
負明時次必有山澤之癯褁足投跡於鹿豕間蹈理  
義而談詩書復以延攬之懷播之聲詩使名山大川  
籍其吟嘯爲不朽二者雖顯晦殊途身世異致要其  
所得與所失可互用也崇川隸廣陵稱鉅郡襟江帶  
海連壤三吳有白狼山崒崒層霄南面屹立當風恬  
水止天朗氣清則素波澄濤江白如練海青如碧環

拱馴伏猶髦士執俎豆而揖讓雍容及烟霏四起風  
警泓鳴則雪浪浮空狂叫怒號江失其平海失其寧  
孤峭生寒又猶武人持矛戟而橫制莫敵夫自淮歷  
揚千里平洋卽拳石片峰曾不可得迴至是山川融  
結介乎江海之衝一突成奇噫東南之偉觀備矣非  
坤靈奠軸地祇效靈有是哉士生其間所以鍾磅礴  
浩蕩森沈清淑之氣以發其奇者吾知其大有助已  
是宜清廟明堂之噐薦致通顯如梧岡陳公震耀後  
先肩趾摩接而懷材抱藝伏處巖穴操翰墨爲山水



重者復有其人江君怡泉是已怡泉隱君子也湛道  
德咀英華攻古文詞屢試明經不第居常則文以禮  
樂飾以儒服有揖讓雍容之節可以言仁遇事則飛  
揚倜儻毅然必先有橫制莫敵之能可以言義蓋山  
水之所畜者旣異斯所產者自奇且性所耽嗜尤喜  
苦吟文采翩翩累詩成帙闡原川之至奧通幽渺之  
玄思讀怡泉詩知狼山之勝矣然則崇川名山所籍  
以增勝者其在怡泉哉是故鹿門撮土也德公隱焉  
流風斯遠愚谷之鄉泱泱之野也愚公以爲廬嘉名  
旋錫地之以人重也久矣以怡泉之才使早獲致身  
成名其所潤色鋪張宜與顯者相伯仲卒以歲薦援  
例虛銜放浪一丘一壑以攄其長嘯浩歌之懷爲名  
山垂不朽則其所得豈出所失下也哉儒進無所建  
立於清朝仰慙先達退又不能麗藻品題名山大川  
爲邑里光寵均有所失而兩無所得視怡泉何如也  
怡泉今壽躋七十同鄉侍御黃公索予言爲祝予遂  
爲道其所失與所得以歸之

贈周道尊榮陟河南文宗序



古昔稱篤棊勤施明光上下者迹其多才大美度越  
今古維都之鼎可奠東土之兵可觀禮樂教化之權  
可因時注厝而佐億萬年太平之業隨施輒效蓋世  
爲天下烈已寧獨借才前代今亦有之我明宇周公  
祖起家進士秀鍾楚澤學有本源剔歷中外績問崑  
赫乃以程功司空署者出視兵淮海間不數月而文  
恬武熙修攘具飭天吳不波長城屹如聲光獵獵起  
部使者上聞維 聖天子簡注文名有年仍令開府  
試盤錯乃文事武備則又兼之遂晉秩爲河南學副

當寧嘉與天下還淳風而洛陽固天下之中也風聲  
所自眡諸藩臬此爲尤先一朝舉提衡斯文之柄授  
公委任責成之意豈微哉淮南屬下十郡邑相率重  
公之行而吾郡譚父母先期紹介問言不穀不穀撲  
檄山棲言胡足重第自承下風以來得與聞諸所表  
豎如濬川塗典試事精覈軍政品隲士類種種不一  
未嘗不拊掌稱快又伏覩所爲古文辭提槩登壇千  
軍辟易文陣雄帥罕與爲儔且時投明月之珠錫照  
烟蘿之境誠厚幸已又安能以無文辭夫當代豔稱



多才大美疇如我公公蓋屢試屢效文武惟其所用  
矧與學真修厚自挾持所爲譽髦斯士者寧獨以其  
才哉蓋爲國樹人用弘薪樵懸水輪掄真才而遠覽  
於牝牡驪黃外者非才曷克勝之乃率先矩矱象指  
意趣昭揭乎倫紀之途而默孚以蕩平純白之雅道  
則又非徒才所能辦已故必有以感動之而后有以  
化成之明天子廣厲功令以還淳世道意其謂是歟  
我公固誠與才合者今其往也必有合矣海濱之華  
輒難掩而河洛之間閭閻型范中者不知其幾千百輩

矣信千載一時哉卽造士維風倡之河洛天下將喁  
喁嚮風禮樂教化之猷行且輝映古昔而遠繩明光  
上下之勛烈以此報酬主知仰副其委任責成之意  
誠無負已算計見效寧獨與經營水部建牙淮瀆者  
並數哉十郡邑守令計同聲頌之不穀將扶杖觀焉

憲使胥公議疏淮揚水患稿序

淮揚稱域中沃壤自隆慶初河潰夾淮破漕治水使  
者迫欲固隄轉粟廼沿隄鑿斗門殺流卽灌山鹽高  
寶興泰數郡邑弗暇恤已復歲決黃浦范家口諸要



害滔天漫地良田匯爲巨浸便國計不便民生爲淮揚大患前院道題濬丁溪白駒二海口宣洩不廣水患猶故今胥公奉璽書飭兵治河於淮揚首問民疾苦得縉紳士及民竈所訴詞憂切痾鰥咨求利害檄諸守令分行勘議總其任於節推李君遍歷各郡邑鹽場訪詢農耆心計目眎其在下流則東濬三場穿范隄達苦水洋牛灣河入海北疏兩河從葫蘆港戛糧河達新豐市入海上流湖水泛溢則闢惠政橋引趨芒稻河南注於江僉謀議定遂請撫按齎三臺咸

嘉石畫會奏蒙允卽受期興役次第舉工譚守錄前後尺牘疏狀刻之乞言弁首余曰遠矣公之暫於利害也憫其患亟圖其利幸其成復虞其害亡論行水故道洩水支河出海捷徑宏綱巨目厝注精審卽畚鍤間纖悉蠹孔靡不燭照豈非百世永利哉條畫臚列法令斧嚴不獨異議者息喙凡濫冒因襲一訖釐革讀是帙而國計民患與官箴之要且悉矣公之明德鴻猷被淮海並天壤永永無斁至其神鑒冲度人有未盡識者以儒杞憂梓念喋喋惔惔無當經濟萬



一乃推信容納并採兼收是公之虚心大不可及也  
爲吏與民者方謀專祠俎豆礮石銘鐫報功頌德垂  
世不朽茲刻其前茅哉然余猶有憾焉百利斯興一  
害宜祛公之遠哲利害其興其祛有不可一日緩者  
舉其半則偏而不全輟其一則勞而罔績前事可鏡  
也奈何東工未畢天不庇民廟廊擢公叅藩需代而  
行雖明旨憲令無敢變易而公不克觀厥成矣儒以  
譚守爲地方計慮有初鮮終剗成帙以永公之惠  
遂畧序其槩異日麗牲之碑當執筆大書

細書有不  
敢辭者

### 巡撫兩廣疏議序

是編也兩廣督府自湖吳公疏議刻以傳焉者也公  
闡精神心術之蘊以達濟艱應變之才明冲澹憂勤  
之志以植開誠布公之體際昌時同德之會以成經  
畧底定之勲可以傳矣公負文武重望 上用廷議  
授以節鉞來殿茲土屬時倭奴縱橫海壖爲潮患八  
年往矣踵而至者復以萬計而砦崗負固不逞之夫  
流毒惠境慘不忍聞公奉 命蒞梧甫二旬卽移鎮  
嶺東會柘林餒卒脫巾嘯號突至省外上下震竝茲



蓋岌岌矣公授諸將方畧遠邇後先其有成畫諸將奉命惟謹匪茹倭夷殲馘殆盡汎水金錫之捷尤爲曠睹而伍端葉茂諸酋相繼撲滅逾月戮叛兵於海上數年醜黠一旦蕩平千里稜氛同時銷息吾民得出湯火以就衽席伊誰之賜時卽表置南頭重將以控島夷築省南外城以固根本惓惓爲廣人慮者甚備廣土僻在南服生民疾苦往往未得卽達達未必卽行行未必可績蓋天下事變多起於疎逖間隔之跡而狃之以疑忌沮撓之私人心憤恚每生於猜嫌

彼此之形以蹶夫事機倏忽之會是以迄難有成公自叅藩已悉心嶺海形勢要害而熟籌之今茲之至夙夜夔夔出所素定者發謀憲慮動中機宐如執左券不爽毫髮凡所建置所調度所儲備莫不攄誠立馳陳懇用是克當 上心而 廟謨裁決如響斯奮中外同心無少齟齬其敷條於下又皆根心之言注意甄拔表賢獎能汲汲然惟恐不及以故將佐莫敢不激奮戮力且雅尚澹泊供需百省往昔至勵士卒則超格而時賚脩臨事機頃刻立斷井井然辨而理



繩繩然而莫之窮詰乃中則冲冲然而不盈隨在擊  
采容受恢恢乎而不可涯涘是以蘊展而才達志定  
而體弘會適而勲立丈人中吉元老壯猷具在編中  
故曰是編也可以傳矣雖然式遏亂虐功重當時訐  
謨定命澤垂後世惟公載懷永圖以終惠吾人吾廣  
夙稱樂土然蟠亘滙浸易爲盜藪卽如邃巖巨澤蛇  
虺所窟安不復滋惟豫圖而謹禦之使不爲害耳說  
者謂屯禦似爲得策今膏壤曠野隨在而是誠度要  
害相沃衍以一二年征調之費爲之區畛隄防爲之

室廬種具廣募強壯恣其墾闢樹藝俟居食稍定比  
其什伍時其簡教隸之郡而統之兵海二道使屯卽  
兵兵卽農而謂之民屯小大遠邇聲勢聯絡相爲犄  
角以捍蔽出沒之衝是內省供億之需外杜侵軼之  
患設或小警則合鄰郡之屯大警則合各道之屯足  
以坐制策勝而免目兵調度之煩如疏中所慮鈔掠  
之苦者蓋無之矣漢時罷師事寧之後率表置良牧  
故吏治精核民獲安全乃後不然至於今益索然敝  
矣窮陬下邑令長牧佐大半曠缺卽有亦多告遠調



舊業堂集 卷之七  
謫垂暮之人夫受人牛羊而使戕牛羊者爲之牧安  
望孳息疏中所論劾者已屢太息而况復不止此誠  
於州邑之長表其缺而慎選之久其任而責成之作  
其標的以風勵之俾得專志治理修其政刑殛兇保  
良以綏境內境內旣治何外變之敢生是豫未然之  
防與旣動而後圖者功力難易何啻什伯公受知  
主上見重 廟廊言聽計從及是時廣采衷訂凡可  
以終惠吾人者懇請而毅行之以善後貽遠則鴻功  
駿烈備增編載傳之不朽惟公圖之

東坡送東武朱郡公歸山陰序

歲甲寅余始官永豐今泰州朱公時知彭澤彭澤土  
瘠而民貧又舊政多務朘剝公至一洗其弊飲水而  
治之民遂用舒又治豪貴刻轢一二姓豪貴人伏其  
公亦不聞出一怨語於是當道知之旌獎日至公聲  
名遂大震於彭蠡匡廬間乃益務直道不他計而不  
知已爲據要津肺附者所陰中矣然尚以素望擢守  
吾泰泰方苦兵革歲備東夷凋瘵甚於彭澤而公與  
吏民日所從事皆乘鄣增堡之務噐仗芻糧之具建



牙使節文武大吏供餽之需高城深池浚河徙廩校材官按地形備戰守之計其難蓋百倍於彭澤而公獨以身任之且一毫不取之操尤數十年來所僅見我州人方日依然保障是賴乃卒壞於前所謂肺附者之一言遂以考去時無貴賤少長相率而哭於庭日以千計余亦數入致慰問則見公之語言動止自若也束帶曳履兀兀然若不知有去留事余始而疑旣而嘆曰謬哉余之知公也吾挾策爲舉子時聞東武山中有樂道著書聚生徒以百數家不給餽粥

而歌詩若出金石者非公也耶今其仕也用則行其道不用則歸而其道固自在也一州官何足撼公哉固宜其不知有去留事而何以疑爲然余又聞今世司聽者之常曰三人言則從二人君歷仕凡兩地耳其舉者獎者幸其遷而補者合衆論之公豈直三人言之哉而卒惟一人言是信豈數有適然而事固拂其常耶余方以使命過鄉里親直公之行而重有所悼遂次序其言以贈之史遷叙述孫叔敖有言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失相而不悔知非已



之罪也殆公之謂矣

賀倪湛川學博榮獎序

國家之需才至急而養才之計至周是故內而公卿  
輔弼外而藩服司牧胥於學校乎出然其淬礪之鎔  
鑄之使之浮英華湛道德則學校之官在焉蓋千里  
之馬蹄齧未馴羈縶弗庸奔軼莫制學校之官馭士  
之羈縶也軌物具縛束勤卽士之稍弗裁於繩墨者  
且循循然罔或肆然敗轍矣是謂官卑而道尊乃若  
人之賢不肖惟天子得而黜陟之而風勵之權則假

之御史御史者代天子以彰癉百官爲養才計者也  
故賢者有薦有獎不肖者有戒飭有革職持其權衡  
激揚著焉夫安可漫視之奈何途窮者毀方爲易力  
倦者奮翼斯難上之所操責之詳未始不取之恕是  
以得一官焉亟而稱之凡以昭勸也嗟夫三代之學  
彛倫叙道術明師之所以爲師士之所以爲士今蔑  
以聞矣所謂得一官焉亟而稱之可以獎而勸之者  
其人豈多見也哉湛川倪君振鐸海上曾不幾時諸  
侍御公廉其賢注語褒嘉且三至焉噫是亦難已同



官賀近江諸君暨諸生劉岩輩乞予言以張之予曰  
湛川君齊魯豪士兩分縣教擢吳陵吳陵東海一隅  
也士專務制科不習爲詩爲字倪君至輒以二者日  
諄諄乎指而誨之予方識荆卽開口吐其胸中懷抱  
依然論說有當予心已知倪君爲淑儻非常人矣徐  
以兩兒叨居門下士日相往來接杯酒慇懃之懽數  
聞談詩則稱唐子美而上談字則稱晉二王而上極  
其形容不啻口出因知倪君詩與字固有本源殆非  
蟲鳴蝸潤竊窺門戶者比其訓迪諸生也涵之如海

暖之如春繩墨不施咸歸調習口不道諸生短長家  
之貧富弗問也倪君學無所遺詞無所假武庫珍藏  
叩其端者莫測其蘊諸生執經辯難雜沓叢頓戶履  
常滿而君疊疊終日無怠情心譬之羣飲於河各克  
其量其渾龐博大逼隘區宇復能得諸生日近日親  
爲諸生者如草木之蕃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忻忻自  
私不知參天地以施化者固有在也下如捐棄廉恥  
欺僚案啖左右營營請託束修向背多寡凡前人所  
爲不肖悉嗤而更之試使以倪君之賢官當三代宜



必勅彝倫崇道術必不止今之所以爲學者矣予嘗謂倪君有凌邁超越之氣不淪於狂有矜矜負俗之行不涉於矯有天空水月之懷不流於蕩每以質之諸生謂予知言是宜賢能畢張褒嘉薦臻非偶也嗟夫倪君今人而行古道者也俗降風流卽不獲爲三代之學然其軌物縛束與俗吏殊科豈直今人上巳耶諸生翕然長養之中浸仁沐義昭景飲醴淬礪鎔鑄日精日深將通籍天朝樹勲揚休內外任使不負我國家養才至意當必有叙其家門薦其師如

李氏德裕者矣何但諸公一獎而止也於是乎書

賀王近翁郡伯七十詩序

日月照曜吾不知幾經歲年爲物舊矣然光景長新萬古不厭何也象而非象其精玄矣故前人以靈物歸之璞玉渾然澹無澤色天也人者爲之文以翠羽飾以珠英美質旣雕良者隨壞尚論者不與何也失其真也詩道亦然不超乎象弗新不完其本不琢奚取也秋七月予爲律二章將以登公之堂爲公祝比屆期發函伸紙則熏然烟火也風人之旨如是嚼蠟



哉因亟擲去之噫嘻子高之龍塗抹點綴精力殫矣  
真龍下而窺之被子高却之弗喜子高之畫龍逼真  
者也識者猶笑其好假龍予前所作不逮子高之龍  
遠矣能免後世之嗤予耶詩人云早知不入詩人眼  
多買臙脂畫牡丹予誦此謂非知言夫詩言志吾志  
則吾言之又安恤夫時眼之入不入也牡丹之畫徒  
臙脂之費耳予故易爲五言祝公與公評之雖然里  
之祝公年者鶴也鹿也安期盧敖之杖履也王母氏  
之桃也胡商越賈之玄黃青碧也殆斐然克庭予獨  
公之壽且因以不朽矣

淮海崇源錄序

夫言心聲也有心焉不能自達於是乎言言也者言  
乎其所以爲心者也是故文也詩也長篇短詠也皆  
言之成章宣乎心之所以爲愛者也無是心則無是  
言是故言之美刺心之是非昭然辨焉強之弗能私  
之弗得君子曰可以考德矣可以觀政矣淮海崇源



之作斐然言且盈帙矣鄉之爲茲舉也何美蕭侯政  
成因思其自心弗能已言弗能靳者也蕭侯以高第  
高才來守吳陵撫士與民油然真愛未朞治臻於理  
卽古良牧何加焉百里中德之頌之因懷思之曰美  
哉蕭侯曠世鮮儷矣仰山之高顧其趾者遠也矚木  
之巔摩其根者深也侯美矣篤生有自非賢哉父賢  
哉母曷以生之成之於是日環公宮願得一晤接一  
言少酬其生成之德乃門關則儼然肅也父母孔邇  
欲見末由如瞻依之心何哉遂相與作爲文章詩歌

假之言以宣洩其所懷思嗟夫是心也三代之民之  
心也本公達順非所謂自鳴其天者歟因題之曰淮  
海崇源蓋謂清淮之洙瀚海之涯汪濊瀰漫沛然四  
達矣河非其源乎是故崑崙之墟岳瀆之宗也天所  
自生者也觀淮海則窮其源是故崇之弗能已也觀  
抑堂公則本其賢父母是故推尊之弗能已也繪圖  
束冊因以進於虎豹藩屏之間俾侯父母把帙而游  
焉觀焉懽然曰政若茲吾闡內之教不虛矣得人心  
若茲吾遠大之期可副矣一文一詩一長篇一短詠



卽言知心卽士知民吾意二尊人必開顏大喜謂抑  
堂公爲善養非祿養矣卽鄉山阻絕官舍拘攣有不  
忻然自得者耶吾大夫士雖不獲侍左右展慤勤發  
所懷思寄之篇什殆宛然與若翁周旋一堂不啻口  
喁而指舉矣是淮海崇源之作弗能已也夫感生愛  
愛生言言宣心然心之所存又連篇累牘殫述未盡  
嗟夫吾黨之德抑堂公也淵乎深矣予不佞爰書其  
首俾上下遠邇考德觀政者將有徵焉是爲序

重修泰州儒學記

明王弘建庠序以毓材賢要在翊經明道惇倫庸禮  
爲厚俗興理計而盛衰完毀則士習升降世道汗隆  
繫焉蓋崇尚之意薄斯振厲之氣衰上所往下所嚮  
若盂水然隨爲方圓無爽圭撮故古之學齒危髮秀  
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咸于是在然長幼相齒愛敬相  
生其倡有自其化易行也師儒之官曾不獲肩其責  
殫其力俾居肆者永有歸依上之人又往往忽其肆  
而傳舍置之視風俗治理之關如越人之髡盲者之  
鑑無適于用嗟夫習衰教微豈獨身範陵遲卽文具



榮觀且未稱矣是其責不在士也予慨然升降汗隆之際佇目津途久之會小蒲程公以淮揚兵備駐節海陵廉以宣威屹然一方保障鳴桴楸于江介茂草鞠于園扉武備飭矣乃治兵之餘注意文事孔廟外環覩頽堂危閣圯祠壞垣愀然若置躬無寧宇遂蠲贖金若干董成于知州蕭景訓氏鳩工庀材凡三越月事竣所謂頽者危者圯者壞者雲翔鴻騫輝煌煌士遊于斯猶之歸有家止有肆衣被公惠咸願有言將詔不忘蓋三百士惟一心矣署州事同知王法

祖既爲乞記諸士以事不與聞心不能已皇皇然日謀師長欲予廣其說以傳予屢難之孫守樾繼至增繕御製碑亭者三制與地宜咸正岡缺遂復偕判官樊祐教授徐克純訓導王良棟咎鶴鳴劉廷育生員田有秋王好古儲案繆宗堯韓守仁等來徵予文予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予何言哉士修之家倫爲重倫明則百行修而六經也者倫之橐籥也尊之固所以明之然服厥王言卽罔斃臣倫矧聖謨洋洋澤于道德不離闡經弼倫者近是故堂曰明倫閣曰尊



經亭曰御製其理一也學之爲義三者最先缺一焉  
弗修不得號爲完典程公司在五兵乃心在學校再  
止再舉竟使百年墜緒犁然一新且解任須缺揚舩  
而南挂服捐駒倥忽不自爲計獨眷眷焉以葺所未  
完丁寧至再此其雅意在士誠勤是宜諸士懷德益  
滋請予益急也予于是有說焉崇尚薄振厲衰責不  
在下鵠設衡縣術業有所而職鰥行隳責不在上何  
也上之以文具飾榮觀者旣整飭一時其深心厚望  
于師若弟子者端必有在沐其休庇其美能不撫而

思之今夫于將莫邪良劔也砥礪不加利同一割曷  
由陸剗犀兕水斷蛟龍織離騷耳逸足也必前有銜  
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良樂之知已然后一日  
致千里故砥礪學也在弟子者也御轡鞭策教也在  
師者也語曰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  
師誦說不凌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是四術  
也非教耶語曰達師之教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  
嚴焉則邪辟之道塞矣是六者非學耶世之爲師與  
弟子云者稽升散課文詞呻吟佔俾聚書而誦之非



不勤也顧于所謂倫與經未知尊之明之宜何如至  
臥碑且弁髦土苴之矣况製文哉是教與學兩虛也  
吾秦之學如師秉四術以馭千里之良弟子由六者  
以收利器之用要底于經明倫叙母軼聖訓斯勗丹  
霄之價宏青冥之期將鎔鑄追琢日蓄日深璵璠之  
美跨越海內彼周寶鄭璞不得以其似廁乎其間吾  
見根植華敷其所豎立勲猷允有光大不然教失則  
賢罔興學非則養弗豫夫士有修于家尚或壞于  
天子之庭者今併其所修無之亦奚以厚俗興理哉

卽學之修也輪轅飾人弗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雖  
謂之文具榮觀也可且重爲盛舉累矣予故于茲請  
爲道崇尚者之深心而重有望焉程公氏里德政詳  
列他記不細載孫守豐城人號肖泉發跡賢科由邵  
陵茂宰擢守吾秦初政雅意造士後績可臻矣于例  
得備書云

代巡姚公開丁溪白駒海口碑記

國家東南歲運倚重漕河而廣陵迤北自邵伯迄寶  
應五湖之間俱係漕河要害大隄蜿蜒其上綿亘數



百里隄外最下勢若建瓴而高寶興秦數十萬糧田  
與室廬咸在內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  
道相絡也而丁溪白駒兩港其諸水從出之門哉是  
今之所謂海口也歲久日堙故道阨阻卽通如白駒  
厓厓一線若丁溪陵阜矣是以沿隄減閘與伏秋霖  
潦諸水橫灌四州縣之間匯爲巨浸興秦尤甚蓋興  
秦地形窪下環視四方若釜底然十二年來所謂良  
田一望沮洳春且不獲舉趾何望有秋遊竇下而納  
溝中者所在呼父母垂涕泣未聞有司舉海口故告

當津者夫自黃淮兩河衝決濁沙隨水由通濟入湖  
湖身墊高湖高水高非崇隄莫捍又非多建閘以減  
水則長隄孤懸顛風挾濤旁觸上騰隄必不固故印  
川潘公謂宜建閘壩殺水保隄然復慮分流太多興  
鹽難受欲免建二座諄諄乎不必多建且再致意焉  
今則齒相比矣語具先後疏中皆可謂先見至海口  
宣洩已嘗因科臣李公題上便宜勘覆僞工旋議罷  
由此言之海口與減閘其重蓋相等也不然停畜中  
央不潰不止此海道舒公謂皆以高寶興秦爲壑讀



其言可爲寒心哉夫上流不截下流宜通易知也全  
河旣障一支未完易辦也乃或不然何以故時固有  
待焉耳公攬轡至秦時齟院任公並至語及此惻然  
傷之遂題尺牘問疏通計此其軫念民艱必一朝去  
已斯稱快哉旣以民竈詢謀未同乃會撫院凌公及  
齟院公徧搜沿場諸河應濬應隄苟可減水先圖一  
策而兩海口則俟利便再請然苦水之民蒿目陳乞  
以望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公公蒿目陳乞欲垂永  
利者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乃六支河一東隄告成事

矣卽猷畝盈溢稍稍分受其十三而停畜中央者尚  
宛如昨公於是懼然謀諸海道曰理身者鬯其腸胃  
能不利其咽喉居室者繕其寢堂能無關其門戶導  
黃淮旁入之水而海口不開則環隄三十六閘之所  
分流于下滔滔然不舍晝夜者安受耶安歸耶矧各  
地方伏秋霪潦更無算也古今稱治水者莫如禹禹  
嘗十有三年於外蹈毳乘櫂排中國之水使有所歸  
則亦曰注江注海孟軻氏之讚禹也日以四海爲壑  
如公所謂以高寶興秦爲壑非計矣復與繼至撫院



傳公齎院孫公會題畢前議民竈始異者闢之終同者採之一疏累千百言罔非石畫疏上報可公奉命方鳩工庇事忽以丁外艱去海道公受公指開兩海口濬二支河建閘置椿以畜以洩一如議越四月工竣以成功告之 天子因語泰守李興化尹凌徵予言爲公勒石予何能言哉嘗取公疏伏而讀之仰見經世鴻猷與折衷至論矣大都破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破海潮倒灌運河銷涸之說破鹽徒興販與倭夷出沒之說無非謂兩海口之必當開萬有所

利一無所妨蓋確然不易者至疏終謂若不及時亟舉恐民竈昏墊之苦終無蘇息之期卽歲報災傷日望蠲賑非人臣體國爲民之義斯語也何但愉快人心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矣夫公以深識遠覽直吐胸中計無反顧且以直指使者觸暑折節馳驅沙塵數百里中躬自辨地形詢方言以成其獨斷其勤勞豈在禹下哉今觀興泰及諸場沮洳成田壅塞成河耕者煎者商者旅者懽然就業罔不稱利便入耳口碑洋洋乎東海上矣公殆庶幾哉體國爲民之義殫



乎予溺中人也嘗曰人臣建衆與之功易而獨斷者  
難成未壞之功易而已壞者難豎勤始之功易而怠  
終者難是役也當議論未定之時出勘覆停止之後  
舉於大工竣事既久公不謂難竟成之易豈不偉然  
一大丈夫事哉古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公  
以執咎盈庭慨然發論皆根極理要切中肯綮足以  
雪往詔來將使百世而下循其言可以祛惑足稱立  
言已以公復海上故道助大工益弘多若治室合龍  
口通溝渠然後堂構計畢將使百世而下四郡邑數

十萬生靈免爲魚足稱立功已以公不激不亢委曲  
調停本之一誠要期于必濟將使百世而下被豐澤  
揚仁風足稱立德已兼茲三者以當名世是宜托之  
貞珉章示庶烈用垂永久予不佞備述始末復海道  
舒公之請爲之記公姓姚名士觀登進士第巡按江  
北兼督學廣信之貴溪人

兵使者錫崖舒公開海口碑記

今皇上御極之七年黃淮潰決沙停河塞妨漕長淮  
南北水行由陸漸漬疆宇妨民臺臣以狀聞 聖天



子乃眷南顧簡今大司寇印川潘公經畧之越三載  
底有成績然高寶興泰受湖隄減閘與伏秋霖霖諸  
水停蓄未有所歸而四州縣生民猶魚也儒因手大  
工錄三復之見主上之所咨謀與大臣之所登對往  
往以國計民艱並舉互言蓋兩重之矣漕利而民病  
有司不以報聞卽報聞亦規規蠲免賑貸莫知長計  
所出嗟嗟彼昏墊者將待命於天平蓋高寶興泰居  
五湖下流水國也注水用河不深則蓄淺而無所容  
束水用隄不高則障徹而橫潰四溢然海口不濬則

宣洩未有路而分流者無所爲壑也三工俱要害而  
兩海口其襟喉乎不然河隄二工胥糜無益是地方  
至計所宜亟講者顧淮揚當南北孔道所轄院使與  
宦遊人臨蒞茲土日月無虛東距海南橫江山寇島  
夷出沒無時莫可禁戢先時兵備公稍得治兵禮使  
郵車勿失於江介桴鼓不鳴於海壖足矣至四野沮  
洳廢耕失業民間嗟嘆愁苦不獨耳目不及抑且時  
日不給蓋其勢使然哉公被淮揚兵備命初入境卽  
悵然興懷乃先敕五兵振刷營中諸弊百廢具舉已



指水患謀之按院姚公將以援四州縣於溺中而登之平陸因得其所移一尺檄多方咨之當是時竈與民二心也執異說百口撓之公勿聽持之愈堅復念人情謀始之難勿迫之使敗也姑以一東隄六支河先請撫院凌公按院任公與姚公會題而兩海口則紆徐待便既乃危言激論條別其有利無害者復請之後至撫院傅公按院孫公與姚公會題夫傷之至斯計之周蓄謀既深斯發謀益果於戲公之所以迴賜嘔心圖此艱大萬分費力視挽巨航逆衝流而上

之也難且百倍焉夫人臣矢心矢力興利一方隨所願欲易如發蒙何施不可獨惟乎左有所繫右有所牽成謂喜功不成召怨於此周旋其間卒令合謀民竈兩利良工心獨苦已且二工終始一經一畫罔不受成公算而其破羣疑諸解說具姚院疏中大抵不外公指非所謂燭照而數計哉故前工寶應申場兩河瓦店泰山兩閘劉家堡射洋湖則議挑濬凡爲注水計高興東隄計百二十里內決二十七口減水四座則議築塞凡爲束水計檄知州邵夢弼李裕知縣



凌登瀛韓介楊瑞魯錦分理之後工丁溪姚家口止  
馮家壩則議修復建閘二白駒牛灣河止馮家橋則  
議疏導建閘一而海溝車輅兩河舊址則議挑濬深  
廣遠接丁溪凡爲海口洩水計檄李裕凌登瀛專理  
之其工費則議取諸備賑備儲銀粟罔以斂民夫役  
則辦諸召募無以勞民乃公則恪勤祇事往來畚鍤  
間躬拮据行勸懲致如期役畢四州縣數十萬生靈  
昏墊旣去懽然樂生人皆曰茂哉五院功也予曰茂  
哉舒公功也五院功在地方公功在五院謂五院之

功爲公之功豈不可哉知州李裕知縣凌登瀛來問  
記以彰鉅美予曰天地無爲風日雨雷宣力而成化  
也是故暄之鼓之潤之動之贊兩儀阜萬物蓋至萬  
物成神用章矣然則風日雨雷之於天地有功哉予  
觀公翊贊五院殆造化之風日雨雷也行不爽令至  
亡後期使跂足延頸苦水望援之民一無所憾是宜  
荷生成者戴同天地荷帡幪者感並五公假令公當  
時亢激則謀敗事債瞻顧則氣沮事罷舉前功弁髦  
之安在其謂事無遺策聲施後世哉故今溷海間觀



巍然長虹延袤百里曰是舒公隄也坐安流上下載重浮輕曰是舒公河也跨龍嵒石塹宣滯導淫曰是舒公海口也計自今以迄百年做壞則修皆自公始將與捍海范隄名垂永世夫公舉事凡千慮無一失所至成功公何以獲此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焉何也所操者熟也公攄素所蓄積修廢舉墜殆提忘歸於厝注之間且萬發而萬中之矣比於由基彼尚未知張弓執矢哉予故次第其說鐫之貞氓俾後來知所考也公名大猷號錫崖通城人

王心齋先生祠堂記

孔孟之學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之精其興廢繫治道隆污至要矣漢唐影響支離不絕如綫宋室伊洛間師友淵源得窺堂奧明興經術論士本衰華盛是故繪章句妙悟難徇口耳實躋難去道遠矣卽學士大夫專門名家談之終身猶毫釐千里矧海濱無傳未嘗學問乃能超然默契確然允蹈直與孔子孟曠千載而流光也嗚呼難哉吾鄉心齋王先生本農家子生長竈間年三十纔可識字一旦見論語孟子伏



而讀之恍然曰是孔孟之學耶何舊說與吾心相馳也時時出新得與塾師商之遂勇於荷擔慨然如孟軻氏願學孔子隨言隨悟隨悟隨躋由是義理日融踐履日篤乃游南贛謁陽明王公辯難所謂良知之學始不拜後執弟子禮因悟萬物一體仁人之心一夫弗向於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制輕車往京師冀風動四方啓其聾瞶道路觀者輒開誠誨之諄諄每曰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如呼寐者使之醒聞者罔不泫然涕下旣去益去矜持就渾化洒然日新嘗

自謂居仁三月不違庶幾顏子夫學難於妙悟實躋若先生蓋兼之矣海內士大夫慕先生日輻輳造廬請焉先生各因問指點字字句句皆吐自胸中不事虛說一時神氣令人毛骨竦然去故卽新不遑焉其開發所得則虛往實歸譬之飲江河者人人充其量也語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先生不喜文詞所爲樂學說大成歌與勉仁方具載語錄雖先生所心得不盡是要亦發之一人可垂之千古者予嘗評諸里中曰好善人心之靈也古與今一



也儒不學何能窺見心齋先生第自先生觀之其爲善也欲爲人善也斯一念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天下後世且無疑况里閭耶然則鄉先生歿而可祀於里者非先生而誰也當先生存時撫院梅谷劉公節按院疎山吳公悌交疏薦之朝部寢不報迨先生之歿學院午山馮公天馭象岡胡公植初泉吳公遵先後追崇勅祠其遣遣場官行如有司禮然泰山之祀德意自學院楚侗耿公定向舉之旋議中罷夫用舍行藏惟命與時無論已獨一祀事且不終先生之不

遇蓋如此嘗慨之世有徒以口耳章句獵一第博一官跡其平生在朝在鄉無毛髮豎立苟其人稍在許可或布衣子孫顯貴歿後皆得占籍鄉賢有司者不問賢不肖春秋俎豆罔敢墜失視先生越俗之識亞聖之資妙悟實躋有功孔孟奚啻什百與千萬也廼懿典舉矣卒以忌者之說罷之何心哉萬曆四年憲副小蒲程公學博來兵備海上修舉廢墜推楚侗公雅意特建祠州之西而知州蕭景訓氏祇承惟謹凡兩月工竣扁其祠曰崇儒屬祀事於州大夫主時獻



享屬祠於王氏子孫主時修葺於以風示鄉人撫臺  
王公宗沐自湖吳公桂芳相繼移文申重復蠲贖金  
置祭田使不費有司永無紛張蓋至是天乃定矣嗟  
乎豈人心之良終不可泯先生之學久而益信也歟  
邇來俗變風移海內多不論學而里閭中亦漸陵遲  
獨先生之子東厓璧能意氣不摧世其家學時聚同  
志講明祠中人心稍稍復振厲異時標轉轍換安知  
不有聞風興起大能闡明孔孟之學如先生者出乎  
是祠也固斯學之餼羊何可少也予故因小蒲公乞

言垂石爲述先生宜祀不宜廢爲後來者告焉

憲使顧川胥公修泰州城垣記

吳陵隸維揚爲劇郡東距百二十里帶海襟江島夷  
鹽徒飄忽出沒至險也據勝而控四方故有城隍廣  
厚不薄足當捍禦歲久守軍利所生荆杞可採而薪  
不從穉搔日聽其長且大故根連株蔓穿其壁孔多  
是以垣爲場已軍販私鹽以昏宵出入而上下置鋪  
階之爲梯其爲鑿攀援處復不數是以關爲暴已守  
禦者旣不禁又從而利之歲以爲常加以風雨浸淫



故屢壞屢修然其夫庸財用辦之官者什一割之民者什九是故郡富人往往苦之名領帑金實役竣仍歸之帑蓋陽與陰奪之矣監督省試復加橫索民之困憊與城俱壞其怨讟亦與隍俱深哉非監司惻然父母撫之又赫然神明臨之其能衛民而去所以害民稱兩利也萬曆丙戌歲夏秋霖雨浹旬郡垣墻睥睨周遭崩塌踰強半大家者風聞懼役相扶攜挈舟而走當其時居者無衛行者無歸含啼望我胥公行春還奚啻嬰兒暫離襁褓呼慈母意徬徨篤至公始

得指揮王惟賢申地方擾狀切責僉報大家森森數法語嚴若斧鉞然遠邇人心稍定予聞之撫掌曰屢中一役興於民爲害端於官爲利孔孔不塞奪不饜端不去毒無窮是在上人耳語曰衆心成城倘是役罷地方安卽無城民心附將不險而固矣非便計耶公歸堅主前議不欲割民遂庭諭同知謝庭菊從官估計始估得銀貳千伍百有奇公度虛冒數多復令知州譚默再估得減原估之五比用訖得減再估三之一公之料蓋一一奇中矣夫役取之召募銀粟取



之公帑公廩六越月告成凡爲墻五百五十五丈爲  
雉堞稱是爲睥睨八百六十有三爲樓一爲舖十有  
九用故埴少新埴多埡以丹鉛粉素崒若斷岸矗似  
長雲其巍然金湯之雄乎已念督察員役無繇橫索  
取帑羨勞之有差人人喜獲省令署所事千戶責守  
軍斬艾其所謂根株及盛夏焦卷而斃一事而巨細  
注念至勤譚守甫至襄事悉受公指與有勞焉士民  
咸舉手曰茂哉胥公海上鉅功也予謂保障功易衛  
民而去所以害民功難里多富人郡得稱雄緩急可

備周官論安富之政盖燦然王道也獨奈何長民者  
以民爲魚以役爲餌坐令家痛楚而戶尪羸治兵使  
者急在飭五兵無暇民瘼卽有之鮮有如痾瘵切身  
思以旦夕去者公且爲父母且爲神明無事子來畢  
茲重役不令闐闐間有一夫一錢擾計省富人金凡  
五千盖官用一而足民用五而始足爲漁之者衆也  
公復取修船完賦胙衣諸額外差罷去大家官自爲  
辦上其議各御史臺俱報可隨著爲令昭示所轄郡  
邑永永行之凡利孔害端一切釐革此與王政安富



並稱烈矣嗟夫恤民比仁飭吏比義兼之爲難有恤  
民之政而爲不孚誠未至也有飭吏之政而令不行  
才未稱也公重違細民不重違彊吏輒舉其弊政去  
之不謂之誠與才合可乎然其用惠沛然雨露也豈  
有意乎沾沾市恩其用威轟然雷霆也又何嘗皦皦  
矜名致訕叢怨亡論公冰操鑑識諸治水惠政如日  
如春卽是公蓋允乎稱立教首矣使繼今監司有司  
心公之心不毀公法卽垂之百世可也然則受成先  
哲以貽地方安其在後人哉其在後人哉鄉大夫士  
與耆老謀所以記公功併以詔後予爲倡始復何惜  
不敏之言且庶幾異日者不得擅役以罷吾民民亦  
得指而訴之曰有石在則公之庇吾吳陵賜且不朽  
矣然往勒監司善狀類多有司循故事先期礱石徵  
文茲不煩紹介自交相勸而樂爲又曠典矣是故可  
以觀上可以觀下遂記之

頌德記

人生有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而無兄弟不可謂之全  
倫猶人身有膚毛腹心耳目口鼻而無手足不可謂



之全體是手足之關乎身者至要而兄弟之屬乎倫者至戚也至戚則顯晦死生殊途異時而休戚貧富視之如一夫然後義篤而倫敦自棠棣廢角弓鳴友愛之風寢以銷薄然今觀棠棣詩人所以咨嗟悼息於兄弟間者亦以坎檀相恤事往遽殊以難易而發人深省試使安樂與共患難死亡遂捐棄焉則所以來詩人咨嗟悼息者宜復何如哉吾鄉沈鳳岡公以乙未登第起家庶吉士薦歷兵部左侍郎服官凡三十餘年平生名節自矜鮮所蓄積同胞共居兄良士

憑藉展拓累家至數萬金據法則一瓦一木一錢一毫皆所宜均分者鳳岡公居常友愛口絕不言亦恃其兄固不相負是以臨捐館與諸子永訣更不及此無何長子際可次子試可相繼以歿獨王夫人與少子成可孑然獨存所謂藐爾諸孤朝不謀夕可爲寒心矣良士獨環視其所積以爲拮据之勞得之恡不一發遂塞竇異烟秦越種種方鳳岡公歸田抱病相與已不及炫赫時况身去勢隨復何能希望其一盼宜其疇昔懽然几席者淒然灰冷矣夫無羊舌下泣



之仁邠成分宅之德朋友道壞昔人尚欲裂裳裹足棄之而走况可施於兄弟哉筆山陳兵憲至曾不幾時懲薄振頹廉得其事召之庭詰以富饒所從來將置于法懼其他有緣請曰沈氏財不入沈氏室無補也遂遲不越宿輒斷以五千金畀之諸孤復截其十分之一爲王夫人終老具嗟夫陳君之用愛深矣復謂少婦幼孤據財難守隨屬州吏目綜理各如數窖諸孤室內封識宛然鎖匙一付公帑隨給判狀爲將來左券劔筆森然按法根理且使覬覦不得私竊爲

奸嗟夫陳君之致慮遠矣人情於士大夫生存或少垂情及至寂寥無復顧問况其人遠矣卽告不遽理卽理不輒獲卽獲未全卽全不暇謀所以處陳君乃生視鳳岡公理其事如家撫其孤猶子周旋曲折仁至義盡真難哉真難哉成可感恩乞予言以記其事將詔不忘予嘗思之不待訟而卽與爲理伯侄之分不傷憐其老蠲其罰以慰鳳岡之靈兄弟之情猶在不深計于生前幸有處于身後父子之恩獲全一事而三物備焉誠不可以無記遂次第其說授成可勒



石以頌陳君

凌氏贍族義田碑記

大丈夫厠名登朝必有所建明以鳴得意大則爲德於國次則爲德於鄉於家而族人者又吾身與家之所並重不可遺焉者君子修此數者故全也某自癸丑叨中旋領花封備員西臺旣按浙江清理鹽政常斥儉人舉名賢劾貪官獎廉吏建言放宮人遠奄宦劾馬政免操軍至廷杖放回於國家少有毫毛之益是爲德于國矣及放逐家居遠公府絕請托未嘗囑

一事名一錢抑酷吏救良民議開海口銷錢法大變起學校之廢墜建鐘樓之久闕振海樓之傾頽創政事之殘缺於鄉黨少有絲毫之補是嘗爲德於鄉矣至於家也朝夕力稼明農貽厥孫謀治薄田數千畝房租歲百計非瑣瑣無爲者是嘗爲德於家矣獨族人曾無一溉之澤使貧而無以爲殮者有之貧而男無以爲室女無以爲歸者有之是使吾耳目口鼻之不相任使疾痛疴癢之不相關涉豈真一體之否塞哉心有餘而力不逮也吾族人祖宗之所遺也其初



一人也分而數十百人亦一身也又分而千萬其家亦一家也若使之有不得其所而以路人視之非所以重祖宗敦根本也彼力不逮者不能爲之所心不廣者不肯爲之所吾忝慕前賢之風不敢委力之不逮心之不廣而忍族人之失所哉今吾老矣可以爲矣志當就矣吾有西門水旱田百畝計真直約銀一百四十兩有奇歲可得稻三百秤麥三十石欲出與族人公用之自今貧而無以爲殮者取于斯貧而無以爲生者取於斯貧而男無以爲室女無以爲歸者

取於斯取爲生意並取種曰者免其利收其本積之每取以五兩爲率付之族長收管次族長司其出入庶睦族之恩無所壅一體之仁有所達且族人蓋嘗有德于我也有役則肩之有疾則問之有不平則爭之蓋常有德於我也我無以報之豈忍也哉故少效丈夫之所爲非矯情以立意者凡我族人守爲定規子孫不得爭競豪強之人不得占奪有則合族人爭之誅之我本枝子孫不得攘爲己業庶吾之所以爲德於族者也行將刻石立碑名之曰凌氏贍族義田



泰州儒學新設義田記

天下郡縣皆有學學則不皆有田士之遊於學烹養於國家者惟廩膳日有給月有需餘則無所資籍若我州則地瀕江海且磽以鹵諸生尤號於貧幾二百年而學田未設每觀風者至輒相率籲鳴於庭甚則不惜貶損將庶幾升斗之惠有志之士亦或自困不獲表見於時會儒奉勅南巡祈予以故事爲言當道乃白川劉公整飭淮揚海防慨然思爲之所隨以勦倭久居外至仲秋凱還乃命學正樊君城暨訓導

兩周君濂希朱簡君籍荆買郭内外田凡後先五百四十有四畝歲入夏秋之賦以俟贍發掌典以人輸納以時稽覈以畫圖而造冊則以待攷在上不虛惠可謂曰仁所施得其宜可謂曰義諸生免屈膝之辱可謂曰禮一事興而羣美集白川之功將無有足多者與咸以弗鐫於珉以紀其事則無以取信後將曷徵曩嘗謂泰我梓里也請言於予予時以田未多辭有待茲按浙至嘉禾樊君等於郵筒再請義不可復辭是舉也作輿自劉按察用財出官帑任勞在樊君



等而予也則相而成之後之君子倘以田多而惠微  
仰衆施約廣其計益崇於鼎來疇謂不從今日始耶  
維石乃鏤取徵者兢據焉足以昭百禩與春秋弗廟  
詞雖縛應不讓其諛也

四十一

兩周吾黨帝之七 終

舊業堂集卷之八

吳陵凌儒真卿甫著

梁谿沈 沈淵淵甫選

甥孫袁爾鬯太函甫訂

文 書四十一一晉

與龐惺菴道長書

伏讀手教語多激烈意氣慷慨有矚然不染世俗之  
思而中毅然不撓者已可槩見弟從役執事之後久  
矣自信知兄深矣以爲可方可圓者也以爲圓少方  
多者也又以爲方可見而圓不可見者也乃今於來



有美堂集 卷之八  
狀盡覩其素藏因媿向之知兄尚未窺其涯也豈真  
有感於嚴陵之風而大發其未盡之蘊俾弟得以見  
吾兄之全哉真大幸也弟本凡近每墮樊籠中不能  
卽超然爲脫去之計雖憤俗之感間與吾兄偶同而  
力薄氣衰旋見偃仆然其不敢自玷一節則又時時  
振勵不欲少後於高明茲承大教又一番然動念也  
伏思吾輩處今之時旣已置身於韉鎖豈能鴻冥鳳  
舉高出雲霄之上如子陵者乎然子陵猶有烟水茫  
茫之笑他可數矣弟意以爲方可也方而不底於成

不可也圓不可也圓而不失其正可也卽如往來啓  
謝一事多者謂之圓矣少者謂之方矣少而不能無  
是欲方而猶落於圓者也蓋必絕無於上下之交始  
謂之方然而不能亦無是理也故時套有害於義者  
違之不以爲異時套無損於正者循之不以爲同至  
若利鈍大關是非通徑則人皆曉然將張目待之其  
能不爲方耶弟恃素愛於兄敢爲一言之獻如啓劄  
相通之類以爲於義無害也請圓之不謂之刻方也  
如利害相徇之類以爲於正有損也請方之不謂之



病圓也庶於人己之間兩無失矣雖然此特就方圓之義而漫言之耳要之世路多險時軌難就以弟之庸懦如此尚多落落不偶於人况獨負豪傑之氣不肯俛然爲流俗如兄者哉弟亦知徇俗之非不能遽爲絕俗之事似負同俗之行而時亦有戾俗之非反之本心自多搯惋今欲思截然爲方而不爲圓要亦有去焉似洒然無少沾帶也昨於蘭谿之濱得奉欵語此意姑寢乃於蓬萊役畢復動歸歟今已決然但俟兇命而遂行耳不知肯爽然一披肝膽明示以去

就遲速之義俾弟得稍分拘方之美焉弟有至願也

上虞公祖詔東書

辱仁人眷注地方惓惓欲採見聞爲海上圖千百年利甚盛惠也某旣老且迂久懷漆室女之私憂無鄰母可告祇承德意敢不勉效驅使夫海上之患莫重於河防旣已仰藉經畧鴻猷日就平成千里長隄巍然在望厥績赫矣顧捧土之區一寸有漏不可謂之完隄乃今百里內上河徑通下河洪流奔決患與高寶同者凡十有四處腹心之疾浸淫且六年蓋奸豪



罔利弗恤其他官府居尊未聞其害卽間閭細民少  
有知者亦委曰高寶長隄版築未完縱早塞此無益  
也故置焉不講邇聞巨防則已題奏萬無一失矣而  
深入處所水患尚洶洶若此是糧與鹽二運道之河  
水旣泄漏莫爲收興與泰十餘萬之稅糧復災傷無  
可辦其所關係殊非眇小夫工力欲全當舉偏人情  
狃近故忽遠要水處乃使之不足患水處反使之有  
餘不謂之倒置不可失今不爲之處是使高低河勢  
不必分而泰州東西兩壩可無設矣是使洪流衝決

復如故而高寶長隄尚未完矣某以仁臺願聞一得  
之愚惟此爲最昨同里中二三知識併舍親王指揮  
徧歷沿河一帶西至宜陵東抵海安計百五十里不  
徒耳聞必欲目擊因識利害本源分爲緩急別列條  
款一一上陳倘高明不以鄙說爲迂採而擇之見諸  
行事細者責之居民增修自守大者付之能吏堅築  
預防又財力不斂於窮鄉而委用必求其確當斯一  
勞永佚金城之固何啻范堤邇悅遠安甘棠之懷允  
孚召澤不但立朝耕野出途之有頌而於河臺巡鹽



海防且有裨矣擅越樽俎輒瀆廉明不任悚仄

上譚郡侯書

公自臨蒞來僕不敢一事干瀆豈無親戚休咎相關而獨固守其愚者以大政自能秉日月之明何庸置喙且念平生微尚期歿齒不渝故公則喋喋多言私則默默寡語諒公鑒之久矣茲不得已輒有所干瀆乃有係于人心士習激勸非小公能信而行之乎則今者試取童生是已往歲之事壞風傷俗穢不可言公今以神明御之萬無是弊但連日聞投名字遞手

本於臺下者不少此亦恒情徼惠父母罔非進取之意何傷乎但諸生中有素以正率其子弟固執不肯干瀆者懼人情太多反致頗知爲文者遺漏不取將欲隨衆媿非本心若仍株守恨無進步皇皇惴惴謾持兩端嗟夫俗而至此卽使文翁提調烏能輒革其沿習哉以僕論之人情故難盡却也公道何可盡去也以百四十名爲率先以文字取定八十名立爲草案後將書札並手本所開者續之其所許與必其子與侄與弟委出至公方得列名如僞稱門生子壻與



親識等項名色者倘文字成篇偶在落卷量姑取之  
數足而止否則一切擯斥若係方外宦遊旅寓既無  
骨肉之戚又非平生之交是誠賄也卽嚴拒之何怨  
焉如此則文有一日之長者得以上進而父兄之數  
不孤情有一說之通者亦非全私而銅臭之囑可免  
况以文先取者豈無士夫朋友子弟一名在中乎以  
六十名之人情續於八十名公道之後是亦足矣取  
者既無慙色不取者復無怨言所以正士風省巷議  
端在乎此不然置之前列者或多曳白而素稱能作  
者或無賄可通或無親可托卒不得廁名其間如之  
何不怨且謗也公文章名家品題不爽鑑衡取士嚴  
釐夙著何俟僕言聊以效區區之一念耳希台慈亮  
之

上楊撫臺水道書

儒不肖竄首海濱伏聞仁臺自下車迄今惓惓爲地  
方謀銷水患一爲高邵湖西田計一爲山鹽高寶興  
秦下河田計芻蕘必詢葑菲不遺長慮虛懷蓋曠千  
載而一見者士民何幸復聞專任敝府節推李公身



經五百里田水之間求開海口疏河道既得其地復  
得其人海上傳喧所以疏導下流計無遺策鑿鑿可  
見之行矣士民又何幸儒因念減水之法既疏導其  
下流又分洩其上流然後稱萬全也分洩上流之計  
在隄內開河南引之入江北引之入海而已隄長河  
故長併處未辦先其要害萬無不可姑舉邵伯九閘  
言之所減湖水無處歸着盡注之江都興泰田間汪  
洋三百餘里橫無際涯田不得耕與高邵湖西田僅  
千而三州縣則十萬餘頃也高邵湖西糧僅千而三

州縣則十萬餘石也卽多寡爲緩急相去較然茲聞  
臺下開越河減湖水令高邵田可耕開之誠是而江  
都興泰寧無雲霓之望乎借令就隄內開十丈越河  
從三溝出仙女廟包九閘在內卽土築岸巍然成隄  
導其水由芒稻河入江不獨高邵滿堂燕笑而三州  
縣且無向隅之泣矣今之談者有曰從露觔至仙女  
廟濶四十丈長四十八里開此一河九閘可包湖水  
可減似矣不知河太闊則水寬而勢復洶太長則道  
遠而費必重大湖內增一小湖兩湖夾一漕隄漕隄



可懼已况三溝至露舫計道十八里迤北止露舫二  
閘獨奈何以二閘之故開十八里之遠哉惟俟三溝  
河成移此二閘置之三溝斯閘不少費不多矣有曰  
開河從八臺舖起有曰從東西灣起毋論東灣較八  
臺已遠七里許要之皆閘盡處閘不包水仍東挽而  
之南則強弩之末耳必從東落盡從近洩盡然後遠  
而南行南行者不過餘瀝其爲無益八臺舖與東西  
灣等也有曰再開芒稻河受水寬行水速豈曰非計  
哉不知水出仙女廟一南洩芒稻故河一東洩泰州

故道一東南洩白塔下江一水而分流者三矣再開  
將焉用之夫由八臺開出芒稻河計程三十里也塗  
之人曰費非八萬不可由三溝開出仙女廟計程亦  
三十里也不肖儒曰計二萬五千而足由八臺者僅  
洩高邵湖西水一利焉由三溝者截江都興泰減水  
而高邵兼之兩利焉費有多寡事應從違利有大小  
計宜棄取此盈庭之議在斷道傍之說難成固有然  
哉儒以暮春中旬挈舟躬從邵伯抵高郵目覩河形  
心揆河理遂據衆論就而折中不敢以出位爲嫌惜



伸一喙且以仁臺拾取方言故僭以一得之愚就明  
秦鏡此亦開越河處邵伯九閘云耳至開東隄處高  
郵四閘尚有別幅倘蒙俯採未議早賜施行害去利  
興淮南百萬生靈世世沾溉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上張道尊治水書

儒嘗謂士夫居鄉利在身家則義所不容害關桑梓  
則言所不諱矧上之人虛懷以訪民瘼而爲鄉之長  
老者值天災歲厄目覩里中愁苦之狀不列以聞是  
憂民者不獲見其災見災者不肯陳其說蓋兩相負

矣安所取於士夫哉儒故反復思之茲歲災傷不敢  
自同寒蟬安於緘默請一一爲臺下陳之揚州府所  
屬十州縣歲該額糧二十一萬有奇興泰獨居強半  
歲輸六萬七千者是泰州也而州形地勢南北高下  
頓殊壩以南謂之上河則上鄉也壩以北謂之下河  
則下鄉也上鄉高阜與如臯隣者田少糧惟七十餘  
石下鄉低下與興化隣者田多糧乃五萬餘石是民  
之所恃以奉公足私者上鄉輕而下鄉重也柰何下  
鄉土雖沃而水深心願耕而力薄俗謂之板荒久廢



其田蓋不知幾千百頃矣二十年來開減閘以保湖隄四十八閘之水日下注與秦田間是以與秦之田爲運湖之壑此積水之所以未消患固不在天也加以霖雨異常十五年間田無疆畔蕩爲巨津方春當耕田在水下曾不得施以耒耜者大較已十之五僅僅有岸可培而土疎底漏曾不得施以桔槔者大較又十之三四野之農惟指地坐觀臨流浩嘆何田可耕何種可佈何苗可覩謂之不必踏勘而災傷已覩其十之八也顧不然歟乃負郭微高之田萬苦千辛

努力耕種期過分秧實不過十之二耳而二者五月間苦雨不休浸淫滄沒復壞其二之一所幸僅存者特一分而已俚之言曰草青之處皆舊荒之田水白之區盡新秧之地數語形容盡之環視通高江儀如臯泰興海門等處曾何有一畝不耕之田視泰州則天淵矣此被災泰州獨重而告災獨先也聞踏災申報八分而止豈嘗盡至其地歷覩其可憐狀耶亦據道路之言少加軫恤之意猶懼上人姑然之而未以爲信也然民知德意有終稍稍有甦生之望不意七



月廿三四日顛風癡雨捲地傾盆一晝夜間水深三尺將些須待割粳稻塌倒飄蕩埋之水底所謂波漂雲黑豈誣哉且拔樹毀屋倒壩潰圍百里之間天翻地覆何但民無所居而鷄犬牛羊頓棲息失所賤鬻城市舉場圃田塍盡瀰漫成湖觀憲臺中民間可知已觀城郭中鄉村可知已社捲田沈如燎如淵士嘆于邑農號于野卽鄭俠流民圖誠不能彷彿其萬一嗟嗟吾民何辜於天而天若是之不仁耶嘗聞人言曰滄海沒天還沒地滄浪聞哭不聞歌以今驗之信

非虛語然否泰者天行之數而捍禦盡力斯歲不爲災言補造化在經綸也伏惟仁臺負拯溺之任具拯溺之才畜拯溺之心七載淮陰百計爲民美哉明德世世永賴儒蓋耳聞之稔躬逢之盛矣固知仁人於此惻然動心卽不全災當在九分之上不獨折之又從蠲之夫以仁人素所軫念何俟儒喋喋多言第不言受鄉人之怨咨言之則尸祝代庖不免出位雖然

是亦申明老人之亭訴耳非無當也察之允之恃有仁臺天地神明在無任懇祈之至



上府尊議海口書

海濱何幸得借仁臺舉萬鈞之力畫萬全之策開萬世之功僕卽不肖無以見信於鄉人已起而與鄉人共謀之圖所以報之矣匪虛也第今日下手分工慎之首事不知仍如初議否原椿與用合原冊具在將用以爲準乎夫謀事貴虛成心固不可有然任事在斷定慮復何可易以僕計之豈獨原議地方更無可疑卽丈尺之間其長短淺深皆尺尺而量之寸寸而度之非苟且塞責者失此不據乃使彼此殊見先後

異謀何但錢糧不合措注乖方且令媒利者得因之上下其手矣嗟夫做事者之不如法將歸咎於謀事者之不精寧不寃哉僕用是爲懼亟有所請於仁臺他處不敢發口也前道尊立法稽查申文僕與一得之見間增一二語至借重仁臺敢曰是僕之意實獲僕之心蓋得明公僕一切之憂釋將安枕而臥拱手待成矣得報之日卽挈舟期躬以謝聞旌車西指旋府中試士如雲不敢叅謁以滋多口遂成蹉跎卽後時伏叩仁臺百頓其首亦旣晚矣抵此先布區區一



念之誠別幅字字皆真統希台慈垂鑒

與譚郡侯議海口書

修學事昨荷仁臺捐助今幸完工非任代庖極知僭越然念事在明公未任之前重違合庠之請故身肩之觀過知仁諒不深譴媿媿海上議將舉事工雖仁臺與他邑分任而地方利病非公身痛癢乎主持專關心切尤重有望也以明公神明兼照包舉何難顧簿書迫督時日劬勩誠不可以形用近道尊亦言之矣數日聞明公背面虚心欲分委之僕僕一割才耳

何能當一臂之用哉伏思天下事智者謀之不智者嘗敗之往往如此做事者之不如法將歸咎創事者計或未深僕將何能爲解乎况桑梓情真辱明公知己故不惜掃室布席欲與仁人建必利之策俾淪胥之民永永賴之當復何辭因論工有先後失次遺利委有小大非人長奸募夫遠近匪招致人不齊食指繁多不厚儲工難繼至買米宜於何地付其事於何人堆積何所支銷何法此皆首事當經營者乃若下手工動工日應度水勢之淺深察地形之高下臨機應



變務求河流歸海駛如建瓴蓋又一時不能轉目一步難委拙工者明公能安坐其處心計手指遲之數月之久乎吾知其不能也道尊所謂掌印官只好神用可謂知言由斯以談則明公之幫手當必有人僕亦不能株守而匏繫也偶聞清暇謾陳一得聊答雅意勤倦何時坐春風借箸按圖一一細論取裁可否期以殫竭未盡未盡

上李推府海口議

昨晤胥老先生始知議開海口者以興泰下河積水

不消欲多開出水之路爲宣洩計此拯溺之上策士民之渴望也懼怵可言然來水之源與滄沒之故一則以湖堤減閘之水分流灌注於下河者太多一則以上河奸豪之家私開壩港直通下河者不少一則以伏暑之間大雨時行下河水加上河水騰湧交作在天雨者無可奈何矣在減閘者漕運所關保堤爲重毋容別議矣其在私開壩港諸處惟借胥老先生威令嚴行築塞之亦一舉手之力無難者也獨開海口一節爲工頗費要較之曩時二工不過十分之二



耳以三院主持於上列位公祖經畫贊襄其間其一  
吹毛之力乎茲舉近訪并素所飮聞應該開濬者凡  
數處呈上電覽一曰河埭場北三竈茅墩港一曰草  
偃場鴨兒港一曰丁溪場馮家壩由范港濬至合洋  
港此三處有道里近而勢下應開有道雖遠而路直  
應開俱可洩水極稱利便至途次之遠邇河身之深  
淺工力之難易必須覆勘方有證據始獲精詳是爲  
目前禦災捍患之至計早行一日二州縣十萬生靈  
早沾一日之恩若夫欲閉減水諸閘圖塞來源是不

知國家大計以蟬螻而撼泰山者也必不能矣欲強  
開邵伯四十里新河引水從白塔河下江是不審遠  
近大勢忘几席而求千甲者也必不可矣議事之初  
最嫌此等說話因無益害有益智愚之辨難易之等  
少不諳地形者將不爲之一惑耶欲破羣疑復有膚  
說夫曰開海口者非謂就海邊上開一口也乃爲水  
之下海有故道或歲久湮塞或原開淺窄今日之議  
從而挑濬深廣之或中間少有不通量開幾十丈相  
接引導其水使之由近及遠去高就卑長流不住直



送之下海耳然水行之中有要害之處就地建閘以防畜洩以時啓閉計此處去海近則二三十里遠且七八十里許因卽其處強名之海口焉實爲行水放水之處耳豈如就湖堤鑿一口謂之減閘哉豈閘口外卽爲海洋勢相聯路哉非然也昔者所疑已盡載姚院一疏與鄙文二篇不復贅區區山人今日之見亦管窺一斑聊以答下問萬一惟仁人更加研審的確見之施行庶詢謀僉同議皆石畫自無當時遠引至龍開河之錯悞勢旣便工易完二州縣田

地可耕錢糧可辦仁人鴻澤當垂及百世矣

上胥道尊修學書

昨修學小啓輒冒尊威以朔日通學諸生倉忙至舍曰今日胥太宗師問呈諸生無以應因出袖中呈稿賜觀予讀之曰風水壞處呈中不應說盡予當用呈中之意具啓通之蓋感我翁兩次面允之誠爲學校百年永利之舉且念前建立原無成心今改修復何避忌遂以謬說取裁哲人然其所指摘幾事堪與言之諸生言之國人言之鄉士夫言之儒特博採代陳



之耳非敢用已見求勝人也荷蒙臺下嘉惠學校批  
呈到州查議且面諭諸生以慎重求昔何由盛今何  
由衰夫卽慎重二言已得改作要領矣使當時慎重  
如我翁下訪輿論稍待詢謀僉同而后舉之則何至  
有今日紛紛哉數日來諸生方在講求繪圖帖說以  
仰承德意復聞識者曰輒拆修恐於建立者有碍一  
說也又曰春闈報將近稍待如何一說也聞此二說  
遂令儒勇往之念轉爲疑懼之心他勿論只錫崖舒  
老先生在此四年惠政太多衆中與儒最相知相愛

今去此幾何時也儒以其建立者倡言毀之豈厚道  
乎今故願我翁姑少緩復又思之學校之設苟理無  
所悖卽不中乃宜相因若制有所妨卽多中猶宜遷  
改况建立者原無意必今屢科鄉試不舉設使舒老  
先生在任亦應動心獨恨當時猶相知不深重違其  
意不能一吐其胸中請渠自爲更化也頃者蔡院公  
祖鹽法未便得陳院公祖更張商竈始有頌聲蔡之  
心卽陳之心陳之美卽蔡之美也何嫌哉何嫌哉儒  
之前啓敢謂至虛至公實乍見孺子入井之意儒之



此議不免畏首畏尾欲圖存甘棠去後之思翁天日也儒之心思知能垂鑑儒之二議知能擇採其行其止其緩其急儒無毛髮膠固之私一惟台教是聽不任唐突媿悚之至

上李推府書

揚州府所屬歲該錢糧二十一萬有零而泰州興化獨居強半然二州縣歲所輸納出自下河田地者又十之九其地勢最低其田最下而高寶湖堤三十餘座減閘之水盡注二州縣田地之中晝夜長流汪洋

瀰漫一遇天雨新水夾舊水如海連天若不多開海口則出水無門田地安能耕錢糧何所辦故海口之開萬有所利一無所害姚院一疏言之詳矣獨惜當時事多掣肘勘議未詳應開者未及詢謀止開丁溪白駒二舊口又各河挑濬苟且誠非一勞永逸之計蓋來水處既多出水處安得復少以此田地滄沒年復一年萬姓嗷嗷正望今日惟仁人留神地方加意博訪不惜鼎力早成海上百世之功萬民瞻仰

李推府海口議書



昨見道尊始聞欲開海口之說此敝州數萬生靈所  
深願不可得者一方甦生應有望矣里人省宰奉德  
意詢訪海上僕昨獲覩其大端似不負承委但其間  
應開處尚有遺其所議開上河復工力煩難道里迂  
遠至欲閉減水閘一節尤不知此國運所關干係爲  
重萬萬難從據此槩申不獨事體不宜恐以難行者  
將廢其易行者失萬民仰望之意矣前辱下問惓惓  
少有見聞不敢不告

上李司理水道書書水收感也天啓不多聞

數日舉州士民聞仁臺疏水之意喜極生悲始而涕  
流旣而鼓舞咸有甦生之望儒亦悲喜中一人也少  
有見聞敢不敷陳以備採擇切念消積水以疏下流  
爲急疏下流以審地勢爲先地勢高則洩水難而爲  
力亦不易地勢下則洩水易而成功亦無難此二端  
蓋較然明著者本州地勢西南高爲上河凡五十三  
里東北下爲下河凡一百零七里該六萬五千錢糧  
內五萬取辦於下河田地其田地正當減閘下流四  
面俱高中央獨下若釜形然減水一入屯聚其中所



恃以宣洩入海僅僅白駒丁溪二路每遇霖雨下水  
加上水一望成湖更無別處宣洩故欲消積水以救  
民困舍多開海口他無奇謀然必先審勘沿場地勢  
低下利便處所或疏濬或增開方費少功多足稱永  
利伏蒙憲臺上重國賦下軫民艱詢開海口務求形  
勢低下誠石畫之計也茲據近訪并先時習聞凡數  
處一河塚場茅墩港一草偃場鴨兒港一丁溪場沙  
河合洋港俱係低下俱可開濬者試先舉其大都本  
州下河凡三路水亦三路會歸入海中一路由窰頭

寧鄉至興化長堤出白駒口此爲最近最下稱利便  
者西一路由江門野營樊汊會歸興化長堤出白駒  
口此則稍近稍下稱利便者東一路由孫家塚淤溪  
秦潼西溪丁溪至馮家壩出龍開港此則稍遠稍高  
亦稱利便者總計本州之水從白駒口入海者乃十  
之七從丁溪口入海者特十之三今日欲疏之道察  
地形求近丁溪者宜少求近白駒者宜多何也近白  
駒地形漸下且近近丁溪地形漸高且遠故也欲開  
海口興化宜多秦州宜少何也興化爲秦水之下流



爲興化開卽所以爲泰州開也據所訪三處茅墩港出河埭場而入海地勢最下爲本州東路至近應開無疑但近場多係富竈田地恐其沮格須斷在必行少酬田價自然無梗鴨兒港出草偃場而入海地勢亦下爲本州中路并西路至近應開無疑且在本地方人情亦願從樂開復何費力獨合洋港一路則出丁溪場道里旣遠且形勢亦漸高而此處較稍下欲避龍開港之盤旋曲折故取道於此引丁溪馮壩之水從此宣洩乃以近就近不得已之計也使當時由

丁溪之上於河埭場茅墩大加工力則丁溪且不必開矣况越四十里至馮家壩之遠乎出龍開港之難乎土人之言或有的據可信乃若河身長短寬窄工力遠近難易其間或故道可疏用或新路應接續與夫河身淺深脉絡向背必委官踏勘畫圖帖說方得其詳也儒於此復有懼焉曩開丁白二口費謀費力不止一端夫此猶數百年來舊口耳談者卽舊處談之開者卽舊處開之尚反覆稱難迄今馮家壩一處且有遺論今平白欲查議數處據一時之見成百世



之功脫或非宜誰任其責儒謂任人不可不擇計慮不可不詳而創始一議尤爲要緊要在熟講緩行方無後悔然事在求可謀貴虚心所委人員切勿膠固務多方博採期於有萬利無一害如三處俱稱利便可行併三處而用之可也如他處更簡易此有碍難行併三處而棄之亦可也烏可執已見拂輿情哉再照本州中西二路之水取興化長堤爲出路從白駒口入海當時該縣無此長堤泰水消落甚速後因河工肇起乘機圖便大費官銀高築長堤直抵高郵計一百餘里期固民田遂使本州積水屯聚去海不利不知一經安一臆損矣此與病隣之意相同合無行令該縣將長堤近縣一截多開數十餘口使泰水長流無阻方爲兩利其本州地方海安牙橋等處江都地方宜陵赤蓮港等處俱係上河爲來水之源此等處所盜開私通卽疏下流無用容另行申請嚴令築塞夫下流旣開上源復塞卽使天雨閘水難保必無而宜洩有門會歸有路水患可消田地可耕錢糧可辦本州數萬生靈永永無魚鱉之患矣



上姜鹽院災傷書

海濱下郡昨得直指經過草木光華狐鼠竄伏地方  
幸厚至矣儒麤服病軀未遂登龍之願猥蒙枉駕又  
不獲道左逢迎憾也罪也傾聞憲臺眷然雅意在儒  
復論敝州災傷惻然矜憐不一言而足夫儒衰憊之  
年遭慶子之戚跼伏林莽禽視鳥息何足以辱天人  
記存乃蓬蒿中得借一溫言百感生悲矣更念敝州  
災傷由慢成殘仰荷台慈破觚越俗慨然軫恤其當  
感且悲也奚啻一室云爾哉敝州苦水不登患且三

年與興寶誠何異蓋疆相比耕相偶患相連宜司命  
奏討同熙朝覃降同初夏里中喧喧曰蠲逋之恩何  
無點滴餘膏霑洒及泰吁嗟乎一隅泣矣下不報上  
不知籲天無從往者勿論已以今歲論之方春時積  
水深丈未消雪浪如山望之如海其田得耕佈者僅  
十之三四五六月間浹旬霖雨晝夜不休復將所種  
三分者滄沒過半居廬蕩折矣卽室且無何言懸罄  
疆場顛覆矣卽野且無何言青草間闐苦狀如此固  
宜典守者動心早聞之上幹旋康濟因以勝天茲聞



高阜如泰興稱災而敝州反不與吁嗟乎何泰民無  
緣又爾哉其故有難深言者猶未也敝州田地下河  
十居九每歲陸萬稅糧稱是春夏渰沒茲八月十一  
等日注雨幾日夜平地三尺瀰漫成河蕎屬絕望卽  
禾穗僅存者又宛在水中央矣夫存一得於萬失之  
中已不堪其苦乃一得者又不保其終惟天惠民何  
故至是姑不計民間養生送死只常賦將安辦嗷嗷  
萬口不知哭向何路倚向何人乃獨厪法臺之憂泰  
民甦生有幸哉敝州舊有殷富名數年無秋有稅公

私病徵鞭撻之聲不徹於耳所謂心頭肉剜却殆盡  
據此獨歸咎天地不仁又冤矣冤矣所仗法臺抗九  
鼎之力解一絲之懸措舉手之勞垂立命之澤福星  
照臨災沴無不消矣嘉祐云只有同時驄馬客偏題  
尺牘問窮愁豈虛語耶惟不以儒言爲越俎代庖選  
委廉能將敝州下河一帶通行踏看不必細辯禾穗  
稀稠只以有無爲證有者作熟無者作災一望之間  
昭然難掩儒且願克一亭下老人爲之導引左右又  
望多方採訪百里所以蕭條其飲恨吞聲近在則



拋荒之數與致貧之故可坐牧萬里之明海上百萬  
生靈衽席有地矣儒生平宦拙罷廢來不敢通一字  
當津愛一毛于一事惟桑梓痛苦愀然不能置懷遂  
瞿瞿然日抱漆室女之私憂因冀薄田得早題亦可  
稍蠲升斗且欲長林茂樹親知坐談間無拊心之語  
感額之事污穢清化填塞不寬之胸卽老死牖下固  
太平之編氓也快之至也願之至也是用哀鳴仁人  
之前以仰答勤懇之問冒瀆霜嚴臨紙伏悚

與陳學師書

人情不平之爭猶兵家之於敵量可而進否則姑讓  
而退以收後功不求必勝以自取覆師失將是善料  
敵者也君子之爭也亦然外度乎人內反乎己因而  
審幾斯忿銷而辱遠矣彼一味求進不知少退者其  
將何恃耶恃己之財財不勝義必困恃人之助理不  
直而助之者將解其卒何所恃耶今日某某之爭正  
此之謂也非其一以理勝而無所屈也以某之爭勝  
里中非一端矣其歲歲招尤取辱非一事矣卽某坐  
弱之一失較某用強之屢失則鄉評月旦寧不有向



背輕重耶僕昨以通學枉顧寒茅曰將陳師之命故  
不揣均其失於二家併深望於師長兩全之誠發謀  
於乃心兼採乎公論非偏聽而謾爲漆室女之倚柱  
也乃某者謂僕本無是意聽信一生嗟夫冤矣此事  
外別有施交手本僕謂傷風敗化之甚遂以西園主  
人之故委曲處之期以扶世教正人倫於某不爲不  
厚私謂某之父與兄必且知感乃其兄又曰本無是  
事造謀一人嗟夫又冤矣借令聽信造謀之事有之  
則一生者固訟師耶僕固私畜訟師而爲逋逃主耶

何其更不一思眼底無人若是毋乃不自料復不料  
人必欲爲有進無退之師耶僕雖老猶能明目張膽  
臨敵一陣如其不然銜壁面縛且自甘心不肯歸其  
咎於一人令朱亥怨侯生也先生章教海邦猶孫吳  
坐將壇指揮十萬之衆誰不服憎請獨立牙旗之下  
喚某與之言曰此宜進此宜退宜進而不進無功宜  
退而不退無功不獨於某獲師貞之吉且於僕有恤  
鄰之仁矣一言勝萬乘師先生非收其全功者哉臨  
楮倦切



上總院江年兄災傷書

當憲節始蒞淮陰弟喜二天之庇矢心不欲以私囑  
獨念敝州頻年災傷閭閻蕭條十分愁苦欲爲仁人  
一面陳鄙心極切隨以次兒不救卽一家且不保又  
何暇顧桑梓中萬姓也茲襄事甫畢重以時艱日增  
歲益杞人之憂有屢欲鉗口不能自禁者敢冒昧爲  
法臺陳之敝州方輿百六十里每歲額糧六萬七千  
有零蓋已占該府三分之一一州田地下河居多而  
額糧下河則居十之九是下者上關國計下係民生

至重且急也自隆慶三年河決寶應因循不治冉冉  
至萬曆二年來由邵伯而下不分疆理高下幾萬良  
田盡成湖海而敝州較他且加數倍焉何也蓋鹽城  
之水有興化可注興化之水有敝州可注敝州之水  
則由北抵城瀰漫停蓄更無疏通處所雖返流歸海  
而道遠行遲其所謂海口者亦望洋中一針孔耳此  
敝州連年田疇禾稼緣水成災真在興寶山鹽之上  
固神明可鑒者也宜熙朝蠲逋之恩首及吾泰乃夏  
初見邸報但云某處某年停徵某處某年全免敝州



則兩無焉致使奉法之吏旦夕鞭敲剝膚搥髓顛天  
無路夫上澤壅下政拙勢也奈何於時弟駭盼伏思  
窮其故不得乃長吁曰豈百姓之莫告有司之不聞  
因致曠蕩之仁有遺歟不然敝州與興化比疆而耕  
同年受害一在社席之上二不免溝壑之中苦樂若  
此懸殊何也弟故嘗解諸里中曰患自下達斯惠從  
上流其責不在下哉夫事在既往勿論已迨今年隄  
堰雖築積水未銷加以五六月間霖雨浹旬總計一  
州田地種者不及十之二三而滄者又過三之一衣裝

爲田典賣且竭矣而度日卒歲謀竟無成室廬爲水  
漂蕩且屢矣而變產輸官計將安出方臨流浩嘆間  
忽聞查災官至百里士民且悲且喜謂仁人垂手欲  
援將顛連有告矣何期委官入境官吏遲違接乏其  
人處非其地自失迎賓之禮遂乖恤憐之仁以此身  
未經眼未到更不開具踏看分數坐落地方漫然回  
文卒使痛苦如敝州不得預題請之數嗟乎天雨地  
水歲事交傷所恃者總臺之覆載也公聽並觀幽隱  
畢達所恃者遣官之巡省也今委官以迎接之故致



令一方之苦鬱而不伸悲夫泰民何數奇遇窮往往如此先時道路傳宣云泰州災傷撫院不信不肯入疏豈敝州生靈非撫綏中赤子歟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宜翁國計是先斯亦未見羊之義也弟故又解諸里中曰恩將上覃乃不主聞其責不在下哉此其害在剝牀可恨也且茲八月中秋前復注雨三日夜不休平臯蕎麥荳穀盡行浥爛下河水添三尺復將禾穗絕無僅有者滄沒入水百不一存夫夏雨損方插之苗天旣奪吾民入釜之粟矣秋雨傷已成之

稼天又奪吾民到口之食矣嗟乎耕不盡其地斂又無其禾卽今大水淼茫無天無地蓋不但曰一片揚州五湖白而已可不謂之災傷也且拋荒滄沒二者成災姑不論細民試舉鄉官一二有力者故侍郎沈某一家計田五十頃以水不得種者四十有二矣其八頃已熟盡滄不收知府王某一家計田十五頃以水不得種者十有一矣其四頃方種盡滄不收知縣陳某一家計田五十頃以水不得種者四十有五矣其五頃已熟盡滄不收不肖如儒一家計田四十頃



以水不得種者三十有三矣其七頃已熟盡澆不收  
夫鄉官卽窮在里中猶稱有力人也亦且如此其他  
可知矣然則敝州在今歲謂之全災也亦宜乃以下  
不報上不知遂不得與高阜之泰興並寃哉寃哉昨  
蒙鹽院姜公祖慨然矜憐復弟書曰貴州災傷誠不  
減興寶水連一派是生所親見而痛心者夫姜老先  
生所見特客歲積水澆沒者爾猶且痛心使見六月  
雨之澆沒又見八月雨之澆沒其痛心又何如耶姜  
老先生之所痛心特以所見十中之一二爾使翁盡

見新與舊之拋荒水與雨之澆沒其爲痛心又何如  
耶語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蓋言圖不早望在晚也  
敝州災傷雖偶遺於報災題請之日尚有徼於勘明  
奏覆之時以人勝天秉鈞爲國使敝州百萬之衆絕  
紐得續死灰復燃特在翁一秉筆間耳不知我翁肯  
賜相信掛名疏內否乎天下事特患不真事苟真矣  
卽前題無此一方後以此一方附入在理與法似不  
相違何也災有後先蠲無彼此也况以翁碩德鉅望  
實心爲民抑何言不荷聖明之俞允哉弟賤且疎一



山中人耳何當爲不恤緯之事干冒尊嚴自取罪戾  
然又念之出位于政雖非山人所宜而隨例告災則  
人人可得而行之者弟之爲是也非干政也乃告災  
也處一厘爲氓之地值萬姓倒懸之時倚兄弟之舊  
盟希公祖之新澤災傷不言復何言也弟如不言又  
誰言也免鄉人之交責冀薄田之少蠲使頽齡垂盡  
之人得安枕飽飯於海上均係茲一舉惟台慈採而  
見之施行不任懇禱

上王太府書

敝州下河田地歲該稅糧五萬八千西北與高寶連  
疆東北與興化接壤地勢同被水何異而拯溺覃恩  
宜均之也乃題請永折敝州不及豈謂敝州去隄稍  
遠先從其近者而後圖其遠者耶又豈謂加敝州累  
高寶先嘗以急者而後徐售以緩者耶不知水來傷  
稼不分近遠被水成災何言緩急此海濱十萬生靈  
引領仁臺願手足腹心一體視之而已敝州糧重災  
頻竊聞達觀者未肯深信豈得於目所覩而失於目  
所未覩耶自揚之灣頭至敝州長亘百里乃沿河歲



熟田江都已占八十有五里從斗門界至州南門始  
爲本州地僅十五里有奇使者舟行河上見春苗被  
野秋穀盈疇往往爲民歡喜然扯江都八十五里常  
熟之地指爲秦田是賈虛名而受實禍據十五里頗  
熟之地遂謂下河水中六萬糧田皆熟是謂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夫目所得覩者且徒冒其名則身所未  
經者復何覈其實是宜告災致疑施仁不與斥滴之  
墟負屈茹苦非一日矣蓋士夫塞耳不聞地方縮頸  
不告致成此悞不遇仁人何敢垂涕泣而道之耶今

欲得其詳在一踏勘合母委官沿丘履畝逐一清查  
則收穫多寡泮沒輕重與壤同患同虛實自燭照而  
數計矣歲時稔而謬稱荒圖免起運謂之上欺朝廷  
不忠水有等而詭言同輒作連壤謂之下欺官府不  
實不忠不實甘爲叛悖之民不祥卽少有知者且不  
敢况安田里知分義如吾輩者肯吠形吠聲漫然談  
之自奸王化耶惟仁臺精心委曲殫力扶持卽永折  
祈請不能並舉於今尚可補偏於後斯覆盆之照徹  
向隅之泣收頌德頌功七井之民無異三州縣之民



矣如謂吾輩之多言也爲杞國人之憂天爲漆室女  
之倚柱則不肖儒者非門下之罪人哉

上王太府災傷書

明臺積勞不卹至玉體違和所謂貌瘦而天下肥者  
固應隨愈以慰十萬家祈禱之勤佇俟佇俟頃聞明  
臺懼水至決隄蘇近隄州縣題請永折患未至而圖  
之早覃恩渥矣第敝州與三州縣接境壤土鱗次受  
水不異覃恩顧殊將爲敝州有隄能阻水耶夫滿則  
溢流則通敝州六萬稅糧田土無一葦高岸與三州

縣限隔而水性不平不止謂三方田可沒一方可全  
恐無是事何也地勢同而水無擇也卽今歲被災敝  
州較三州縣爲甚可睹已萬姓洶洶謂吾輩不出一  
言坐視不知尸祝代庖出位有咎也雖然爲魚之患  
行將與里閭共之又烏能默然已耶如泗水果來湖  
隄果決將千里之地一槩無禾恩且當歲歲蠲之有  
不止永折而已者蓋養生送死民間所籍恃有田在  
田被水沈則野無青草室如懸磬資用安出卽折亦  
不能辦矣况敝州折且不及何能不呼天訴之僕故



謂厚築長隄多開水口令水北入海南入江不以田  
爲壑四州縣歲熟年登治本之說也上也倘修築未  
完時或一決暫行改折必四州縣同之治標之說也  
不得已也不然屢決屢折終至瘠國得此遺彼不免  
向隅伏惟仁臺收萬全於桑榆慰一方倒懸切望

與薊遼曹撫臺書

儒後進也景行先達久願依歸茲並荷新恩得待同  
朝夙心良慰何期東方保障暫假于城威懾德綏固  
知疆圉日就寧謐而典刑漸遠矩矱難追如小子顧  
瞻何哉儒斥逐海濱沈淪阡陌卽舊業放失無存矧  
云新聞新見乃欲巍然爲畿輔師陋矣陋矣覩太山  
而漸蚊負將無同乎恃在知已門墻何以開示俾免  
曠鯨萬一也

與兩淮孫鹽臺書

考察用借重霜臺鑑識衡評淑慝允稱所以定國是  
而啓愚蒙者裨益何有涯也再奉教言足似虛懷朗  
見蘇窮商以餘潤厲俗吏以堅操豈獨不肖儒受知  
已之愛已耶感悅何能有已儒長淮山澤之夫久廢



文墨輒承乏得代役惺菴公真形過鏡而照窮物勝  
權而衡殆矣恃子民昆弟之誼何以開示俾免曠繆  
臨風顛仰

與江西蘇按臺書

伏覩旌別江藩文冊不但鑑衡無爽而且詞彩煥發  
披閱爛然公可謂百里爲瞻三長獨擅矣吏治文學  
西臺將兩讓焉儒鄙人海上明農消磨歲月非道書  
爲把則豐草爲席蓋瞽者無與乎文章之觀今且十  
載矣矧時局日新又烏能以老眼辨之茲者督學乏  
人儒以資當代雖伏櫪之馬尚不忘千里之懷而聽  
吹之詳將未免南郭之逃矣自知蚊負終懼犢憂恃  
在纜轡故墟肯一洒餘潤以慰炎蒸之渴否

與湖廣孫方伯書

十載分襟回首猶昔世途險易宦轍升沈蓋不知翻  
覆幾遭矣無緣聚首一劇言之夢寐爲勞瞻企耿耿  
忽辱手翰飛錫開函伸紙依然面談人品才猷朋輩  
中如兄指不多屈乃冲然自退情見乎詞則謙尊而  
光又宜當路挽留之專也弟明農長淮竄首伏處永



與市朝隔絕寵荷新命再獲濫竽西臺自度綿才于世教何補頃以資暫代惺菴之役冷心堅臥舊業麾擲奚啻芻狗復欲借朦瞽辨華袞之觀不稱甚矣桑梓之情昆季之誼仰止開示兩有厚望焉

與孫按臺書

茶城暫侍春風卽荷披拂促膝數語遠占蘊籍之深令人斂衽不及乃者伏讀考察文冊不惟妍媸如見卽美如西子亦不稍貸其不潔之蒙如公朗見可謂直數秋毫者矣且文彩翩翩不爲時俗套語美詞逼

冠玉勁筆凌劒芒公所貯蓄何富施措何雄矣哉把帙臺中每對青田兄嘖嘖不置則又恨茶城邂逅何不挽舟信宿以盡窺公之底也悔無及矣南使北來復辱武試大錄見教時閱冊疲冗之劇寢食幾廢常姑不敢發函紳紙以覩宗廟百官之富惟謹藏笥中以俟竣事展玩且私料吐詞垂訓勒之梓人應必有鳴鳳鸞躍龍虎者錯落其間異日觀之其所嘖嘖恐又不止文冊一斑已耳

與馬按臺書



儒長淮耕叟也自甘山澤之癯與世隔絕卽戚里不相聞知荏苒五載况望附雲霄之路再叅清班貽辱臺之恥哉乃者濫荷新恩復得廁名桓典之後揣分踰涯日惟惶悚茲承乏復代役惺菴公以朽株摧木雖陽春融液不復光榮卽生意僅存識者且棄爲凡材弗顧矣豈期出星火於寒灰覩螢光於腐草仍濫竽文柄之司焉人將謂何矧時製日新畿輔多材非老眼所能窺測當伏櫪之日爲千里之懷直可啞然一嘆已耳

與溫中丞書

別來兩奉手狀眷然顧盼知非泛愛可同感載曷其有已弟山澤庸夫忘情當時之務久矣頃者再忝西臺力旣疲於監試之勤心復瘁於閱冊之苦兩役甫畢行將檢點考校諸生譬之駑馬原非千里之材當軸者不察顧委以重任弗憫其勞不至皮銷骨立不止也第計翁秉政在初注措訐猷當必度越常格耳聞不如目見之真爲是出巡首事真定蓋冀覲休光而資大教云耳擬來月初旬可伏聽撫臺之下忻忭



何如  
復董太僕右海書

伏讀佳刻模寫物態商確人情而詞采翩翩所謂矐景春華爛然盈帙真把玩不能釋手儒嘗於三吳作者雅尚荆川今閱茲編根極要領不相伯仲至鎔意鑄詞出斬截於鋪張揚厲之間殆又過之矣叙謂德業氣節文章三者先生兼之豈誣我耶小恙扃門不能躬謝大教專此代面

與朱民部書

儒本以逐臣兼多遣行永宜奉首竄伏丘墟顧冒新恩復叨舊職自入都城羸質疲於奔走綿才窮於服役監試督冊相繼苟完既倖免債轅之恥茲緣歲考卽日出巡先趨真定夫以長淮耕叟年遇始衰而時局日新乃欲假老眼物色將未免掛一漏萬混瓊瑰於砒砒之中矧躬行未能口耳爲贅其何能風動八郡爲都士人先哉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始可以議於斷割今以匹夫之思而求應風雅謬矣悖矣竊又念美盛相須以傳後進之士未



嘗不仰籍先達以爲標準而先達者亦或引後進以發攄其所不盡之藏是八閩風猷成憲具在所恃開矇瞽之明以與文章之觀者有翁在也况愛欲爲助如儒者久在甄陶下耶不恡垂示俾無後艱則希溪若而中疲與願朝宗而每竭者兩無懼矣

與楊憲副彬菴書

弟竄伏清淮之濱永與人世相棄頃者叨蒙曠庇再列西臺真朽株復榮宜何如竭駑駘以圖稱塞顧自抵京羸質漸疲綿才益薄五湖短棹則又憐然往興

矣何期考察在役督學旋膺王事一埤病苦兼之立見頽然連蹇自知蚤負不免犢憂正念知己如明公不獲朝夕依歸以幸無過忽手教珍錫遠自天來懷高誼之如新惋締交之在目翻思道義素愛不克先施媿與感並刻下出巡首事真定彬彬人士希世璠璣乃欲以庸眼辨之懼相顧錯愕者趾相接也混瓊瑰爲砒砒指狼莠爲嘉穀其能逃老馬爲駒之誚耶相知何以開示

與朱中丞龍岡書



奉違溫儼不記何年世路升沈宦途通塞維弟與兄  
固不料枯榮並遭翻覆乃爾頃者再濫西臺每媿入  
都之遲不獲蚤爲國家首推吾老丈旣以東西失事  
天子思材遂奮然力舉海內名賢特借高明增光短  
疏此雖區區懷舊之勤要之公聽並觀弟固不得而  
私之也遠辱書問高誼眷然增愧增感弟刻下有真  
定之役行李載門老馬爲駒不顧其後弟之謂矣

與洪芳洲書

儒伏處蓬蒿知有所謂芳洲洪翁者懸辨物之朗識

操約已之孤標絲枿羣嫌鑑空一世每降心讐服舊  
矣比台駕去南都輒荷腆儀駢及垂優澤於慎與齒  
編氓於縉紳若有取於不肯儒者非左右爲之先容  
何悞蒙獎進如此哉倍深感戢恨未由一接教語因  
以附慙勤企慕之私自分此生不復一吐積素於知  
已矣乃者寵承新命濫吹西臺翹首旌車內移庶得  
披下風飽清聽盼盼然日夕延佇以瞻溫儼監試役  
畢讀邸報始知翁借重留都愕然以駭豈謂天下財  
力竭矣將柄用於北姑試之南如鍾陽馬翁者耶第



十五夢想暫又南北支離淺薄無緣如此正爾徘徊  
忽辱錦裁珍錫發函伸紙莊閱數過何文彩之鉅麗  
而德意之綢繆也神交千里猶得假以言通又望外  
之殊幸矣國家窮縮知必遠有訐猶想一籌吝綽有  
餘裕白下山青水秀情境豁如且彬彬多嚮往之士  
如翁者又斯文之指南也率心得以興起一方非翁  
之任而誰任歟振魯鐸之芳聲餘潤所敷將汪洋斥  
滄之墟矣

與陳巡撫書

明公負海內清望邊陲多警特借紆猷自榮任迄今  
凡幾閱月刷沿習之夙蠹振揚厲之新聲布德宣威  
俾秋防不肅而靖固知老成開濟預有籌咨辱愛如  
儒久盱而望之矣忽拜錦裁珍錫媿與感兼且中獎  
進之詞不一而足豈愛在園檀罔知維擇之爲不可  
耶儒實棄材冒恩復出考察役畢卽校士恒陽方擬  
竭綿力挽頽風期不負我知己詎意席未及暖新命  
再下庸劣無可比數如儒者乃巍然忝入班行真惶  
措無地自此冷局閒心恐無以效尺寸於明時矣惟



是扃戶自守間與一二相知探性求心稍尋本來面目雖上乘之事不敢闖其門墻庶幾爲攝伏心身之一助耳愛我如翁更祈有以教之

與姜撫臺蒙泉書

儒被廢窮棲山谷竄伏丘隴以畢此生詎意新恩波及斥鹵覩焉就列期效尺寸於明時而綿薄之才他無樹立惟是樂道人善罔避親讐卽喋喋不自厭止豈真誠一念得之天性然耶翁以凝毅之操汪濊之澤神明可質陬壤不遺儒日切傍窺諗知有據廼坐

視清修奇節經世長才不售於時將能安乎用是每發不平之懷肆爲多口之辨不欲白壁毛髮蒙塵蓋曰此心不負卽利害當共之矣何期任事者素有鑒採兼是狂愚遂令薦賢之明誤歸小子儒瞿瞿山澤人也烏能爲天下薦賢哉矧海內芳聲巍然屬翁舊矣翁何過聽人言德儒之左也其亦久要不忘之義遂信儒終不負翁也歟益增悚赧儒年近衰遲行能無可比數固翁所知自抵都奔走不給颯然摧靡回視曩時意氣消磨殆盡近荷台庇僥倖轉官自媿濫



吹殊同南郭且懼冷局灰心無以副門下國士之期  
矣便間更祈有以教之

與梁鳴泉年丈書

弟嘗聞稀世之寶人所共珍不論知與不知卽有聞  
焉鮮不躍然誇詡喜動顏色蓋高價齊乎衆品芳譽  
協之輿情素所取信者然也矧人材關諸治忽不啻  
明月夜元爲世所寶此其章美隱見直曰一物之售  
與不售已耶邇者邊陲不備烽火時聞當宁者方博  
搜海內長駕遠馭之材馳驅疆圉爲西北屏衛得一

士焉罔不嗚然視如拱璧以爲是足以稱稀世而信  
人人矣明公以瓊瑰之器璀璨之英曠然寡儔爲海  
內博搜者所鑒別卽欲斂采自秘識者且多方羅致  
加意愛護陳之王庭復何假于工人哉明公過聽德  
儒蓋亦悞矣

與鄭樂軒書

奉別踰年詹佇笑言忽忽如昨以兄道誼至愛白首  
如新蓋交遊中誠所謂知己者卽一日且不可遠矧  
川原伊阻歲月云邁矣乎夢想爲勞無由縮地爲恨



儒本窮棲山谷絕意市朝冒沾新恩擬一觀光上都  
卽返故廬爲五湖烟水計冗緣賤役馳逐未休考察  
甫完遂校士恒陽將事竣短疏求去何期閱卷幾半  
復叨薄轉卽欲浩然南往無以爲辭公餘清夜捫心  
思之世味猶濃醴然飲之而甘雖心却之手不能歇  
非酩酊爲歸弗止也弟也將何時樊籠之逸丘園之  
逃耶兄固知儒必不以儒言爲僞也昨聞門下陪貢  
金陵喜歲薦有待南畝生事應不厭督率之勞吾輩  
家食惟此於義命爲安否則辭受取予之關蕩然矣

頃見號爲衣冠者流篋視乎此卽其貪穢市井不爲  
夫旣不能樹綱常之大節矣迺復小義利之辨蚩蚩  
然冒昧爲之若以爲當然嗟夫是可以爲當然乎哉  
服兄高致動準古人漫爾縷縷請正臨風百不盡一

與唐龍渠

古所謂豪傑之士進罔移於榮寵處不羞乎鄙賤凡  
以勤其業率其常至凌邁超等師表百世固自有在  
迹不得而囿焉是故渭濱之釣歷山之耕魚鹽之鬻  
市肆之利古人各以其身嘗試其間盖曰製衣無寒



再食不饑所以養吾禮義廉恥之心而發吾經綸康濟之猷者俱於是在不如是則叩門無辭捫腹自斃士之垂榮名樹休德巍然屹然於羣類者寧獨遠於人情也哉弟放逐五年交遊取與之間污穢與否何能逃兄朗鑒獨明農一節卽日夕胼胝不以爲非亦以事育之常旣不能折膝仰面於人而朝饔夕殮又不能如蚓食壤飲泉相忘乎世遂不自惜躬稼南畝每與風雨相親亦庶幾窮也可自立已耳比再占官籍竊見於官常亦稍有裨蓋官卑秩末崇祿薄用難給窘乎內必須乎外恒情皆然甚至臨取予而沾濡通名字以請託皆足以毀名覆節自潰其禮義之防要其然勢非獲已由此言之耕殖鄙事也其所關於官箴者似亦非細吾丈今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然英詞潤金石高義薄雲天綺合星稠晦養深矣行將一舉千里登庸于時家食之謀應有預待不審謀道之暇能一究心否弟謂義無所詘分所可求商也賈也工也猶之農也兼通其藝先立乎大可謂士矣兄將以爲然乎自子貢貨殖而後世儒者始以治生爲



諱彼自以不治生爲高不知饑寒至而力不禁鄙亦甚矣弟固爲斯人發一噓也家僮回正與舍親畫經商什一之事是弟也則仕而農而商焉者也可鄙也高明何以教之種種兒女子之私不能多譚希鑒察

戴奎泉書

弟自幼至壯行能無可比數垂老欲稍闢道術以追往愆蓋以王林二師導清源於前韓王諸公振芳塵於後兄復以明粹果毅與龍渠諸君子潤色盛美嗣響徽音卽遲慕如儒不敢操戈于有道之室與世人

同聲嗤鄙謂學爲利囿蓋曰將終身焉可也比入都城初志益銳隨以風塵奔走卽茹食啜飲狼狽失常况瞑目靜坐使心息相依爲太公順應地哉此猶窘於時未暇也旣聞之君子長者曰某學以謀利某學以謀官閔然囂然視吾黨如鬼魅難狀怵惕反側恐影響不幽此猶聞諸人未覩也徐以其所指者察之果然又以其所未指者察之亦然弟遂以未究之識不根之力搖動於嘒嘒間私謂學之壞人如此因灰心絕口惟公餘取文清公粹言讀之見其切近有味



種種皆對瘡藥石以祈免尤悔於遠邇所指某某者  
不能日遣諸胸中近復恍然曰千古聖賢相傳惟此  
一脉學何曾壞人乃人壞其學耳可憾也試使力學  
之士有如吾鄉上之而王焉林焉下之而韓焉王焉  
則興起振拔人已兩益所以綿延絕緒有德於斯文  
亦宏遠矣卽議者且將降心而伏焉况不肖如儒復  
何所容其喙哉儒之暫開復蔽方信忽疑蓋亦不能  
自信吾心因人疑而遂疑之焉耳近轉官棘寺就此  
冷局每有閒心行且從事舊業以求所謂心息相依  
將以措諸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之實恨又不得明粹  
果毅如兄與龍渠諸君子日周旋焉以破弟有種之  
疑北望長淮益深悵惘何時解綬南下開扁舟之虛  
敞依故山以盤桓相與夙夜探玄微窮味斯道以畢  
此生幸莫大矣臨楮詹馳

與劉平湖妹丈

十年繾綣一歲分攜回首停雲詹言千里論文對酒  
相知語笑之夕得母伊人之感乎儒以孤棲窳身谿  
壑再披天日遂濫簪裾本擬望闕致詞委綬而去何



期樊籠一入翻飛爲難清夜捫心應不免海鷗之疑  
孤山鹿之伴况相親如吾平湖者哉儒昨以臺臣獲  
叨勅命洪恩下及先君於重泉贈如儒官望已踰涯  
矣乃今復以棘寺之秩冒崇典於東宮一歲之間兩  
荷寵賚乘以綿薄兢兢弗禁卽欲歸拜慈闈而國恩  
未報並深惶恐相知如平湖何以教我俾上不負恩  
於朝廷下不違養於桑梓仰想真切茲賚勅命南歸  
以彰君賜其焚黃儀節二家兄及小兒子俱未知懇  
望高明曲垂指示蓋禮義由之賢者况又親在骨肉

間也臨楮惓惓

與溫少谷中丞

昨聚首都城倏間未獲細語論心別去緬懷耿耿  
何益恭惟老丈風裁峻烈巍然衆先弟也疎庸每降  
心媿服舊矣邇聞駐節姑蘇步全陝之徽猷沃三吳  
之膏澤百年釐革坐見成功定知餘潤遠延當不限  
長江一帶水矣儒托庇校藝伊始薄轉旋膺搦分捫  
心何勝慚懼雖灰然冷局俛焉南郭之安而夢落清  
淮則依然五湖之想有不可解者矣知愛如兄何以



教之免進退狼狽不任厚望

與羅斗塘年丈書

十年濶別夢想爲勞都門一晤擬再面承傾倒迺遂以職事校藝恒陽倥偬而去欲如西臺辦事之暇與仙里欵叙之勤握手論心渺不可得矣何人生聚會之難分攜之易乃爾耶弟綿才薄力兄所素知再荷新恩本宜一瞻天顏輒求遠引今不卽自止復承乏冒轉官階譬之蚊蚋負山累且日重矣相知如吾老丈何以開示俾追後艱臨風不任仰想

與韓月川

儒極不肖辱侍臺中朝夕祇奉步趨開示觀省之深有不待言而喻者無何別去悵惘可言初擬校士恒陽旌節相過正可面承稍展鄙念乃遙歸神速攀住無緣益深惶悚計此時駐武林渡錢塘遠巡金處風聲所至膏澤弘敷不但海波不揚已耳弟昨叨轉冷局無能勉效尺寸稍裨明時清夜捫心何勝慚赧

與同年劉應谷書

儒自分逐臣將淪落長淮不復光覩人世久矣昨以



新恩復還舊職懼顛蹟之未豎思放逸之難羈擬一  
觀光投珮而返迺承人乏遂忝班行何期校士恒陽  
曾不浹旬再叨薄轉虛冠冒西臺之辱濫吹懷南郭  
之逃方切悚報輒荷瑤函下賁錦帙先施而中獎借  
之詞德意綢繆文采鉅麗蓋昔人所謂一言之譽東  
陵可侔于西山者也弟何能當之洪都人來備聞惠  
政訐猷高邁流俗匝以歲月殆經緯翩然成章復念  
弟識晚才疏不能早爲此方更置其人使枯槁之民  
速沾潤澤恐台座不能久虛內召旦夕且至則緇仰  
前事又曠焉退縮之羞矣

與李目山書

儒昨迷方淪誤伐木清溪之湄辱我知已顧盼勤渠  
無一市里寒暄態旣測高明襟量卓越鮮伍復跡安  
貧守義之素坦坦瞿瞿心切嚮往焉倏邇分襟語笑  
隔絕旅寓清暇每迴首長橋之西則宛然晤對也弟  
駁劣永宜擯斥清朝詎意新命駢膺一歲之中不惟  
薄轉官階復獲兩叨恩錫俾臣子區區之意仰戴如  
天卽蠲糜何能稱塞用是五湖素性雖未遽忘烟水



之耽而致身未效則返棹尚未有期矣顧慚蚊負深  
懷犢憂相愛中何以昭垂俾免曠鰥於一萬臨楮依  
依

與兩淮李

世道紆回人情反覆每接槎客劇談時事見人人殊  
世道之難可知矣高者抗而自峻無補於時下者又  
淪而爲同不克表見吾丈周旋津地堅白自樹而復  
不忤以協羣心此弟之所難而將不免焉者也

舊業堂集卷之八終



